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九十九期
2023年5月　　頁55~102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DOI: 10.6258/bcla.202305_(99).02

西漢太一九宮學術體系核心——「大、小週期」構建背景及相關諸問題*

孫　基　然**

摘　要

解決西漢太一九宮學術體系相關問題的關鍵，在於挖掘「大、小週期」的構建背景，進而澄清兩者的關係。通觀古今聚為四說：一是以金人閑邪聵叟和明代馬蒔為代表的「大週期」乃由「小週期」累積而成；二是以明代張介賓為代表的只認同「大週期」；三是以當代李學勤為代表的「大週期」與「小週期」的主要區別在於太一是否入中宮。三說均未考察其構建背景，捨本逐末。四是筆者提出的，所謂「大、小週期」是對太一實施不同占測活動的不同的具體日程的說明或補充說明，「大週期」為「太一八節民生占」而設，「小週期」則是為「太一人群五宮占」而設，兩種占法有本質的區別。

關鍵詞：《靈樞・九宮八風》　大週期　小週期　太一九宮式盤　占測方法

2020.07.24 收稿，2022.08.09 通過刊登。

* 拙文承蒙四位匿名評審者惠賜眾多寶貴修訂建議，獲益良多，謹致銘感。唯文章有任何罅漏，概由筆者自行負責。拙文在撰寫過程中，中國遼寧中醫藥大學朱鵬舉先生、中國棗莊學院文學院賀璐璐先生，於資料收集，給予多方幫助；2015 至 2018 年受到日本吉備國際大學校內共同研究經費資助，一併深表謝忱。在拙文評審期間，南京大學程少軒先生、曲阜師範大學孫功進先生及北京中醫藥大學于航、張其成先生分別發表了主要或部分為駁論筆者觀點的大作，分見程少軒，〈汝陰侯墓二號式盤太一九宮運行復原〉，《出土文獻》第 4 期（2020 年 12 月），頁 72-100、157；孫功進，〈《靈樞・九宮八風》「太一游宮」的兩個問題〉，《周易研究》第 4 期（2021 年 8 月），頁 37-47；于航、張其成，〈基於太一九宮式盤分析《靈樞・九宮八風》〉，《中醫學報》第 12 期（2021 年 12 月），頁 2505-2519。異議相與析，有利學術進步，筆者在此深表謝意的同時，呼籲有興趣的同道、學者、專家比對研究，各抒己見，以正是非。

** （日本）吉備國際大學社會科學系教授。Email: sun@kiui.ac.jp。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Pivot of "Figure of God Taiyi and Nine Zones" Academic System in the Former Han Dynasty: The Constructive Context of "Long and Short Cycles" and Related Issues

Son, Ki-zen *

Abstract

To fully understand Former Han dynasty's "figure of God Taiyi and nine zones," we need to comprehend the constructive context of "Long and Short Cycles" and their interlinked relationship. Throughout history, there are four main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Long and Short Cycles." The first approach, represented by Xianxie Kuisou (Jin dynasty) and Ma Shi (Ming dynasty), claims that the "Long Cycles" are composed of "Short Cycles." The second approach, represented by Zhang Jiebin (Ming dynasty), recognizes only the validity of "Long Cycles." The third approach, represented by Li Xueqin (modern era), suggests that the main variable between "Long Cycles" and "Short Cycles" pertains only to whether Taiyi occupies the central zone. However, all three above approaches fail to consider the constructive context of "Long and Short Cycles," thereby making their arguments moot. As such, this paper offers a fourth approach which contends that the "Long and Short Cycles" in essence derived from explicating different types of Taiyi fortune-telling rituals and schedules. For instance, "Long Cycles" were structured around the "*Taiyibajieminshengzhan*" (太一八節民生占), while "Short Cycles" were established for the "*Taiyirenqunwugongzhan*" (太一人群五宮占). As a result,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in the two methods of divination naturally form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Long and Short Cycles."

Keywords: "Jiugong Bafeng" of the *Lingshu*, Long cycle, Short cycle, the figure of God Taiyi and nine zones plate diagram, Divination method

* Professor,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KIB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Email: sun@kiui.ac.jp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引言

據筆者目力所及，與西漢太一九宮學術體系相關的資料不僅集中在《靈樞・九宮八風》、西漢太一九宮式盤及《易緯乾鑿度》引鄭玄（127-200）注太一游九宮三個方面，而且這些內容又主要圍繞與太一游宮有關的「大、小週期」為核心展開。[1]鑑於相關全面且最新研究以《考古學報》所載〈西漢九宮式盤與《靈樞・九宮八風》太一日游章研究〉一文為代表，[2]故以下為討論方便，在述評該文主要觀點的基礎上，直探本文主題——「大、小週期」構建背景。

就其校勘方法而言，「太一日游章研究」主要採用承載著唐以前原貌的日本仁和寺藏版《黃帝內經太素》（以下簡稱「《太素》」）及五卷本《新刊補注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卷三所載金人道士閑邪聵叟所作「針灸避忌太一之圖序」（圖六）等相關內容進行重校。但是，第一，由於既沒有使用原始資料的《太素》，也沒有對《太素》相關資料進行系統分析，致使所得結論出現了可商之處。第二，閑邪聵叟所作「針灸避忌太一之圖序」中的某些關鍵詞句並不可靠，論詳下節。第三，沒有參考現存於朝鮮的相關資料，這在方法論及持有材料方面，不夠全面。理由是，「成書於東漢皇室第二次校書活動的《黃帝內經》，實包括了今本《素問》和《靈樞》兩部。其中，《素問》乃經唐代王冰次注後，又由宋代官方校勘印刷流傳於世」，[3]但「《靈樞》至北宋初期已是殘缺不全」，

1 本文主要目的是通過追蹤「太一」的游宮軌跡，鉤沉其構建背景，而並不在於探討極其寬泛的「太一」這一概念的具體所指。筆者認為，《靈樞・九宮八風》原文中的「太一」應該與考古及文獻所見各種「九宮八風圖」中的「招搖」或「招搖」（圖一、二、三、四）和「北斗」（圖五）合看。「太一」是北斗的化身，在中國天文考古學歷史中，北斗雖在北天區，但卻始終是以中宮的身份出現，而居於中宮的「招搖」是以斗杓之星代指北斗，加之「大、小週期」的主人公又是同一位「太一」，於是就導入了與主人公「太一」兩物一體關係的「招搖」。見孫基然，〈「太一」與「招搖」關係考〉，《中華醫史雜誌》第 40 卷第 2 期（2010 年 3 月），頁 77-79。

2 杜鋒、張顯成，〈西漢九宮式盤與《靈樞・九宮八風》太一日游章研究〉，《考古學報》第 4 期（2017 年 10 月），頁 479-494。以下簡稱「太一日游章研究」。「游」，文獻或作「遊」，本文統作「游」。

3 張維波、高也陶、李宏彥，〈《黃帝內經》成書年代解析〉，《中華醫史雜誌》第 47 卷第 3 期（2017 年 5 月），頁 173-177。

臺灣大學醫學術期刊資料庫

[4]宋元佑七年（1092）由高麗國進獻《黃帝針經》，[5]宋元佑八年「詔頒高麗所獻《黃帝針經》於天下」，[6]「雕刻印板」，[7]後經南宋史崧校勘，形成了傳世的史崧本《靈樞》。可惜的是，不僅由高麗國進獻的《黃帝針經》原本，甚至連史崧校勘的《靈樞》原本也已無法確知。按理說，高麗在進獻的同時應當留有所謂副本之類的備份。即便是出於種種原因沒能留下備份，但流傳至高麗國的《黃帝針經》，也很有可能在朝鮮相關醫籍中留有被引用的痕跡。顯然，在現傳朝鮮相關資料中尋找與之有關證據是不可或缺的環節，筆者正是通過這種途徑，找到了解決相關問題的若干關鍵部件。

「太一日游章研究」認為，式盤式法與〈九宮八風〉「太一日游」章義理相通，二者皆涉及太一游宮的「小週期」，並主要根據《新刊補注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太一日游」程序，即「太一所直之日」圖（圖七、八）等相關內容提出：

> 「太一日游」章中的「從其宮數所在」，乃指太一日游九宮當於冬至第一日始自「叶蟄之宮」，其依「洛書九宮數」游行九宮，如太一第一日徙「坎一」、「叶蟄之宮」，第二日徙「坤二」、「玄委之宮」，第三日徙「震三」、「倉門之宮」，第四日徙「巽四」、「陰洛之宮」，第五日徙「中宮五」、「招搖之宮」，第六日徙「乾六」、「新洛之宮」，第七日徙「兑七」、「倉果之宮」，第八日徙「艮八」、「天留之宮」，第九日徙「離九」、「上天之宮」，直至第十日方復返「叶蟄之宮」。……餘皆以此類推。[8]

然而若按上引所云來看的話，顯然，太一是沒有每日返回叶蟄宮的機會，那樣的話，太一就必須在從第二日至第九日期間在叶蟄宮以外的宮殿住宿。[9]照此推

4 馬繼興，〈《九卷》（《針経》《霊枢》）の傳本系統〉，坂出祥伸等著，《解題・研究》，《東洋医学善本叢書》第 29 冊（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6），頁 129-130。

5 元・脫脫等，〈高麗〉，《宋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卷 478，頁 2222。

6 元・脫脫等，〈哲宗〉，《宋史》，卷 17，頁 58。

7 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上冊，卷 31，頁 397。

8 杜鋒、張顯成，〈西漢九宮式盤與《靈樞・九宮八風》太一日游章研究〉，頁 493。

9 「宮」乃古人想像中的概念，指「太一」游行地點及居所。以下為敘述方便，時將「九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算，五個「小週期」太一在叶蟄宮僅僅居住了五日，與經文「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無法彌合。

「太一日游章研究」在論文提要中有如下概括：

> 在冬至日將天盤「一」調準至「叶蟄之宮」，此即後者所謂的「從其宮數所在」，乃指太一游宮當於冬至日始自「坎一」、「叶蟄之宮」。然後按「洛書九宮數」依次將天盤「二」調準至「玄委之宮」，此對應於太一在第二日游「坤二」、「玄委之宮」，及至第九日游「離九」、「上天之宮」，直到第十日方復返「叶蟄之宮」。餘皆以此類推。[10]

按上述復原的式盤式法，即將圓盤「一」調準至「坎一」、「汁蟄之宮」[11]的同時，圓盤「二……九」剛好與方盤的「玄委之宮……上天之宮」重疊。換言之，「太一日游章研究」所說的式法是一種始終處於靜止不動的狀態，此乃論者以在前文提出的「太一日游」平面圖軌跡移植至式盤式法的結果，顯然難以成立。

「太一日游章研究」根據李學勤先生的研究成果，將《靈樞・九宮八風》分為六章展開：

> 「太一常以冬至之日」章所言為太一游宮的大週期；「太一日游」章為小週期；「太一移（一作徙）日」章為大週期；「太一在冬至之日有變」章為大週期；「各以其所主占貴賤」章為大週期；「太一入徙，立於中宮」章為小週期。[12]

筆者的疑問是：《靈樞・九宮八風》作者，在這一短篇論文中，緣何不集中討

宮」之「宮」以「宮殿」替換進行說明。

10 中國考古網站，〈http://www.kaogu.cn/cn/〉，2019 年 2 月 23 日上網檢索。按《考古學報》要求，論文中文提要由作者提供，《考古學報》僅刊發由編輯部翻譯的英文提要，而中文提要則只在網站中出現。

11 考古所見式盤及仁和寺《太素》作「汁蟄」，餘皆作「叶蟄」，本文除引文外，在敘述與式盤相關時作「汁蟄」，餘皆作「叶蟄」。

12 杜鋒、張顯成，〈西漢九宮式盤與《靈樞・九宮八風》太一日游章研究〉，頁 479-480。順便指出，「太一在冬至之日有變」章，在李學勤先生看來，並非是「大週期」，乃屬小週期。見李學勤，〈《九宮八風》及九宮式盤〉，《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 236-237。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論，反而要將「大、小週期」以多次交替出現的形式展開，其交替出現的背景何在，布局謀篇的思路又是怎樣？這些重要的問題都沒有觸及，不能不說至少就論據而言，是需要補充的。

總之，「太一日游章研究」不僅從研究方法到對論據的理解、主要結論的推導，都有再議的餘地，而且這些需要再議的內容，又主要是由於沒能澄清構成西漢太一九宮學術體系的核心——「大、小週期」的構建背景所致。在筆者看來，「大、小週期」是對太一實施不同占測活動的不同的具體日程的說明或補充說明這一構建背景，以極為隱晦的方式，僅存於《靈樞・九宮八風》字裡行間。而解讀《靈樞・九宮八風》經文真意，又要以復原太一游宮軌跡平面設計圖和太一九宮式盤式法及占法為前提。鑑於古今學者對「大、小週期」游宮軌跡之異同、式盤式法及占法已有諸多論及，故本文為行文方便，擬另闢蹊徑。首先，從可靠版本入手，以前述「大週期」必須滿足居宮四十五或四十六日為絕對條件，初探破譯〈九宮八風〉篇之兩個關鍵環節。次之，通過對古今惟一以平面圖的方式做過嘗試復原太一一年三百六十日游宮軌跡，由金人道士閑邪聵叟所作「太一所直之日」圖的分析，擬釐定太一九宮式盤製作之前提——太一游宮軌跡平面設計圖。繼以太一游宮軌跡平面設計圖為標準，對迄今太一九宮式盤式法與占法相關研究，進行補充、修訂。終以在蠡測《靈樞・九宮八風》經文布局謀篇思路的基礎上，對「大、小週期」構建背景提出看法，並就古今中外學者相關研究之得失做回顧性述評。希望這些論述有拾遺補闕之功，拓展和加深人們對西漢太一九宮學術體系的全面理解。

二、合理通釋〈九宮八風〉篇兩大密鑰釐定

（一）來自《太素》的啟示

《太素》一書或是在八世紀中葉由遣唐使，[13]或是在唐玄宗天寶十二年（753）由著名的鑑真（688-763）和尚攜至日本的。[14]遺憾的是這部寶典在北宋林億之後長達八百多年的時間一直未被提及，這是因為該書在國內失傳了。日本傳本《太素》是由丹波賴基從 1167 年正月 13 日開始到次年 10 月 4 日手抄平安時代（794-1185）的版本，於日本江戶時代文政年間（1818-1830），在京都仁和

13 石原明，〈内経の真本、国宝《黄帝内経太素》に関する書誌学的考察〉，《漢方の臨床》特集号（1956 年 10 月），頁 27。

14 唐・楊上善撰著，錢超塵、李雲校正，《黃帝內經太素新校正》（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頁 7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寺的密庫中被突然發現的。[15]十九世紀末，中國學者楊醒吾從日本攜歸仁和寺傳抄本 23 卷，[16]故保存了唐以前原貌的《太素》的版本價值是毋庸置疑的。

「太一日游章研究」主要參考錢校本、劉校本等並結合王念孫（1744-1832）對《淮南子・天文》的研究成果及陳夢家引錢寶琮校本《周髀算經》時將「故冬至從坎，陽在子」作「故冬至徙坎陽，在子」認為，《太素》中的「日從一處」（圖九）、「太一入從」（圖十）的「從」及「太一徒日」（圖九）的「徒」皆為「徙」之訛。[17]筆者以為，無論從方法論來看，還是從對所使用資料的裁定，均非公允。第一，「從」字在《太素》中包括注文在內，雖出現不下上百次，但其寫法不僅只有兩種，或作形，或作形（圖九至圖十一），[18]而且除了「太一入從」的「從」和「太一徒日」的「徒」這兩處，或是當時的傳本就是如此，或是丹波賴基的手誤以外，其它出現不下上百次，特別是「從一處」的「從」字都很準確，不大可能是「徙」之誤，詳考見本節後文及本文四的部分。第二，王念孫根據《淮南子・天文》「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認為，同篇「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的「從」乃「徙」之形誤。[19]這個結論雖然可取，但論證無力。理由是，兩文既不同源，而且也沒有證明為什麼「月徙一辰」是正確的，而「月從一辰」又是錯誤的。實際上，「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這段文獻，沒有提及起點，只是說明斗柄指向按每月移徙一辰而已，故「月徙一辰」的「徙」，不大可能是「從」之形誤。而「月從一辰」之前云：「十一月始建於子。」「十一月始建於子」的「始」，無疑具有起點的意義，故在緊隨其後的文脈中就不會還出現表示起點的「從」的語境，然後再用「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為佐證，如此纔能令人信服。但這個結論是否適用於《太素》，還要回到本文中檢驗，遺憾的是，「太一日游章研究」並沒有做到。第三，《周髀算經》「故冬至從坎，陽在子」的「從」字，準確無誤。況且，「太一日游章研究」為了證明陳氏引文將「從」

15 篠原孝市，〈《黄帝内経太素》解題〉，小曽戸洋、篠原孝市、丸山敏秋編，《解題・研究・索引》，《東洋医学善本叢書》第 8 冊（大阪：東洋医学研究会，1981），頁 25-37。

16 錢超塵，〈前言〉，《黄帝内經太素研究》（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頁 4-5。

17 杜鋒、張顯成，〈西漢九宮式盤與《靈樞・九宮八風》太一日游章研究〉，頁 480-483。

18 或為草體的不同書寫形式。

19 清・王念孫，〈淮南子内篇第三〉，《讀書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影印王氏家刻本），頁 800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字作「徙」正確以之為佐證的鄭玄注，又偏偏是「從坎宮始」、「行從坎宮始」，[20]與上舉《周髀算經》中的「從」完全一致。第四，詳考可知，陳夢家在〈漢簡年曆表敘〉曾兩引《周髀算經》同一文獻，但一作「故冬至從坎陽，在子」，一作「故冬至徙坎陽，在子。」[21]如果陳氏認為《周髀算經》中的「從」，應改作「徙」的話，依陳氏學養理應出注，但陳氏並沒有對同一引文緣何會有「從」和「徙」之不同作出任何說明，加之包括錢寶琮校本[22]在內的所有傳世本《周髀算經》皆作「從」，故陳氏引文作「徙」者，正是「從」之筆誤。應該看到，古籍相關文獻中的「從」字，雖有時是「徙」之訛，但有時特別是涉及與起點有關內容的「從」字，幾乎都可以成立，這種現象與《太素》中所見不下上百次的「從」字，完全一致。[23]因此，「太一日游章研究」提及的錢校本據劉校本，劉校本據「針灸避忌太一之圖序」（圖六），將「從一處」的「從」認定是「徙」之誤，[24]不僅不能成立，而且這個「從」字，還原至經文時也能得到比作「徙」更合理的通釋，[25]況且，除了「針灸避忌太一之圖序」（圖六）作「徙」以外，文中援引所有相關版本皆作「從」，並非是「徙」。

對於《太素》「太一入從」的「從」字，乃「徙」之誤的判斷，除了本文文脈及各種《靈樞・九宮八風》傳本幾乎都作「徙」以外，還可以提供一個更為客觀的直接的證據，即在朝鮮保留著極有可能[26]是早期的《靈樞・九宮八風》的相關資料亦作「徙」（參見圖十二）。

筆者以為，明代學者馬蒔雖對「大、小週期」關係的理解並不準確，但他的意見對於探求《太素》的文脈很有幫助。文云：

20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上冊，卷下，頁 32。顯然，這兩個「從」字，均不能以「徙」字替換。

21 陳夢家，〈漢簡年曆表敘〉，《考古學報》第 2 期（1965 年 12 月），頁 116、136。另，「陽」字，不應從上讀，此亦可證，陳文作「徙」，或屬失校。

22 錢寶琮校點，《周髀算經》，《算經十書》（北京：中華書局，1963），上冊，卷下，頁 74。

23 從「太一日游章研究」以之為重要證據的《太素》（圖九）及「針灸避忌太一之圖序」（圖六）中皆有「從其宮……」，但「太一日游章研究」卻沒有提出這裡的「從」是「徙」之訛來看，亦說明「從」是否是「徙」之訛，要根據語境具體分析。

24 杜鋒、張顯成，〈西漢九宮式盤與《靈樞・九宮八風》太一日游章研究〉，頁 481。

25 詳考見本文下節（二）以及第四、第六節。「從」字的認定，對於揭示「小週期」的本質舉足輕重，但若按「太一日游章研究」將這個「從」字認定為「徙」的話，便會出現完全不同的情形。

26 推測理由，參見注 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其太一所游之日，假如冬至居叶蟄之宮，照圖，數所在之日，從一處至九，冬至為一，……夏至為九，復反於冬至之一，常如是輪之無已，終而復始。[27]

馬蒔所謂「冬至居叶蟄之宮」，乃本篇起始所云「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的簡省，「照圖」是說按著本篇圖幅。「從一處至九，冬至為一，……終而復始。」就是按著本篇圖幅，從一至九這一九宮用數順序游宮，[28]不斷重複，直至數到第四十六日為止。可見，在馬蒔看來，「大週期」乃由「小週期」累積而成（以下或簡稱「累積說」）。「累積說」儘管表面看似與三百六十日相合，但並不正確，論考見本文下節（二）、三、四及七的部分。馬蒔說中最有參考價值之處是，「數所在之日從一處至九」的「日」，只能從上讀，作「數所在之日，從一處至九」，而不能從下讀，作皆不成文義的「數所在之，日從一處至九」或「數所在，之日從一處至九。」以此例彼，結合太一每日必須返回本宮為前提的話，《太素》本段文字當作如下理解：即「從其宮數在所日，從一處至九，日復反於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儘管古今沒有人做過「數（確認太一）在所（在宮殿居住的）日（日期、時間）」、「日（當日）復反於一（本宮）」[29]這樣的理解，但在筆者看來，這正是合理通釋本篇所有內容的兩大密鑰。

（二）來自《東醫寶鑑》的啟示

日本仁和寺藏版《太素》版本價值雖然厚重，但卻不一定處處都優於現傳本《黃帝內經》。首先，位於〈九宮八風〉篇首的圖幅（圖四）乃後人在唐以前改造而成。[30]其次，該篇篇首文字，即從「立秋二玄委」開始直至「立春八天溜」，順序大亂。如「立冬六新洛」之後與「夏至九上天」銜接，「冬至」之後與「立夏」，「立夏」之後與「春分」，「春分」之後與「立春」連續（圖

27 明・馬蒔著，孫國中、方向紅點校，《黃帝內經靈樞注證發微》（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卷 9，頁 523。

28 以下為行文方便，將成熟於漢代的九宮用數或九宮之法，以「洛書」或「洛書之序」稱謂。

29 關於「從其宮數在所日」及「日復反於一」意義的詳考，見本文第二、四、六節。

30 孫基然，〈從《黃帝內經太素》九宮八風圖看人體外週劃分思想的形成〉，《中華醫史雜誌》第 41 卷第 6 期（2011 年 11 月），頁 324-325。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引用資料庫

十三），可謂顯例。[31]再其次，從「太一在冬至之日有變，占在君」，「太一在中宮之日有變，占在吏；太一在秋分之日有變，占在將；太一在夏至之日有變，占在百姓」來看，「太一在春分之日在變，占在相」的「在變」（圖九），無疑是「有變」之誤。以上這些內容，在「太一日游章研究」以之為主要證據的如前引錢校本，不僅皆未提及，而且又將「在變」誤作「有變」，[32]可謂校雠不精。足見，僅僅引用他說，而不使用第一手原始資料的做法，特別是對於以校勘為基礎的論文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缺憾。

系統考察發現，在朝鮮醫籍《東醫寶鑑》中載有與〈九宮八風〉有關的證據。文云：

> 太乙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明日復居叶蟄之宮。數所在日，從一處至九，日復返於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圖十五）。[33]

31 此乃因抄手不明此處並非一般文章，而是一幅需要以按時節順序這一特殊方式進行讀取的圖。若以圖三左配立春的天留宮為起點的話，其後便應該按著左側中央（春分）、左上方（立夏）、上方中央（夏至）、右上方（立秋）、右側中央（秋分）、右下方（立冬）、下方中央（冬至）的順序讀取。但把這幅圖誤解成一般文章，即按由上及下，從右向左順序進行讀取的話，便面目全非了。無獨有偶，被「太一日游章研究」視為最佳刊本的著名的趙府居敬堂藏版亦如出一轍（圖二）。實際上，傳世《靈樞》最佳刊本非趙府居敬堂藏版，乃明代無名氏倣宋刊本。見澀江全善、森立之撰，〈醫部〉，《經籍訪古志》（日本：岡山大學圖書館藏，光緒十一年（1885）6 卷補遺 1 卷本），補遺卷，頁 4 下-5 上。本文文、圖（圖三、十四），主要引用該刊本。

32 唐・楊上善撰著，《黃帝內經太素新校正》，頁 621。

33 許浚等編著，《東醫寶鑑》（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2，影印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內醫院刊本），頁 783 下，引文全文參文後所附圖十五。《東醫寶鑑》由朝鮮宣祖及光海君時代的許浚，於光海君二年（1610）撰成，光海君五年（1613）正式刊行。遍查相關文獻（見本註下文），皆無記載《太素》之蹤影。加之《東醫寶鑑》不僅有官修性質，而且所載〈九宮八風〉內容又與《太素》及傳世本《靈樞》有不同之處（見下文），《黃帝針經》由高麗國於 1092 年進獻（見引言），故筆者推測，《東醫寶鑑》所載〈九宮八風〉內容，與《太素》無關，或承載著高麗進獻的由唐政府校定的《黃帝針經》的信息。三木榮編，《朝鮮醫學研究圖書》（大阪：大阪府立圖書館，1963）；金禮蒙等編，盛增秀、陳勇毅、王英重校，《醫方類聚》（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與前引《太素》相比，「太一」的「一」作「乙」，「汁」作「叶」，「在所」作「所在」，[34]無「從其宮」三字。詳審本篇文脈，起始即言太一在何時何地及居住時間（四十五或四十六日）、移宮順序，因此接下來不用《太素》所載「從其宮」三字，如同《東醫寶鑑》所載，直言這裡特別需要注意確認太一在各宮殿居住的日數有四十五日和四十六日的不同（「數所在日」），不僅文義十分簡練、明了，而且也避免了與後文「從一處至九」的「從」字的重複使用。

尚需補充的是，「太一日游章研究」根據《太素》不載《靈樞・九宮八風》中「太一日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一句，結合文脈，將本段文字內容認定為是混入正文的注文。[35]儘管從古人告誡的重要經驗，即「孤證不立」來看，的確是證據單薄，但結論是可取的。筆者在此再補充兩條重要證據。其一，從文獻、版本角度來看，即前述《東醫寶鑑》引《靈樞・九宮八風》亦不見此段文字（圖十五）。[36]其二，從行文結構來分析，「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這一表述，不僅見於「太一常以冬至之日」章文首，而且也在本章的結語中以「明日復居叶蟄之宮，曰冬至矣。」的形式出現。考慮到古人講究行文優雅而施避復，即和而不同這一審美意趣，幾乎沒有任何適當的理由會在本章之後，且與本章內容性格完全不同的下一章，再次重復同樣表述。[37]至此，「太一日游章研究」的上述推論應該可以成立。只有完成將「太一日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從正文中剔出這一證偽工作，纔能通曉其後的「數所在日」，與「太一

34 學者或依《靈樞》，將「在所」，改作「所在」。見唐・楊上善撰著，《黃帝內經太素新校正》，頁 621。不過，在馬王堆出土資料《刑德甲篇》〈太陰刑德大游圖〉左旁文字中見有「歲居一辰，大（太）陰在所，戰，弗敢攻。」見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第 5 冊，頁 18。以下凡引此書，為免繁冗，僅標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及頁碼。加之，「在所」與「所在」的文義相同，無需調換，筆者或作「在所（所在）」。

35 杜鋒、張顯成，〈西漢九宮式盤與《靈樞・九宮八風》太一日游章研究〉，頁 483。

36 《東醫寶鑑》雖不載「太一日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這段衍文，但從該作者在此（圖十五）引用了閑邪臏叟的「累積說」（圖六、十五）來看，亦沒有看破大、小週期的本質區別。

37 這段注文可作如下推測：該編輯者以為「從一處至九」乃屬「太一日游」，這是正確的。但對本來是指要確認太一在各宮居住日數不同的「數在所（所在）日」，卻誤認為是以「太一在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為例，對小週期所作的說明，即主張大週期乃由小週期累積而成的「累積說」。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管理系統

日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這一注文無關，[38]而是指要注意辨別在此前所敘述的太一在各宮殿居住的日數有四十五日和四十六日的不同，而「日復反於一」則又是指太一在「日游一宮」之後，必須於當日返回本宮，即「日復反於一」的「日」是指每日，與「數所在日」的「日」迥異。

或問：如果「數所在日」，不是指「從一處至九」的「太一日游」，而是指要注意確認在此前所敘述的太一在各宮殿居住有四十五日和四十六日的不同的話，那麼，這種確認的意義何在，與緊隨其後的「從一處至九」又是如何銜接的呢？筆者認為，首先，這種確認是必要的，因為一日之差，不僅表明歲實的意義不同，也會導致後來太一巡視程序的不同，而且太一巡視程序的不同又會影響占測的結果。其次，「數所在日」就是「數所在（居）日」的簡省，應該很自然地與此前的太一居宮四十五或四十六日相聯繫，而「從一處至九」的「從……至……」的表現手法與「在」、「居」等截然不同，是表示游宮順序，「一處」、「九（處）」的「一」和「九」，就是對「處」的限定，當然是指固定不變的洛書，也就是「小週期」游宮軌跡，故迄今作「從一處至九日」的理解，將「處」與「日」對應，不能不說是一個明顯的以訛傳訛的錯誤。換言之，「太一日游」程序，最容易出錯的環節，就是太一在宮殿居住有四十六日的時候，[39]而太一在宮殿居住四十五日期間的「太一日游」，只有「從一處至九」，並於當日返回本宮的單純重復操作，故其出錯的概率不大。所以該作者纔在「從一處至九」之前，強調要「數（確認太一）在所（在宮殿居住的）日（日期、時間）」。

三、鉤沉閑邪聵叟「太一所直之日」圖真相

《易緯乾鑿度》引鄭玄注，雖然記錄了廣為人知的較為古樸的太一下九宮，日游一宮之序，[40]但除了閑邪聵叟在「太一所直之日」圖以平面圖的方式（圖七、八），做過一年三百六十日的具體演示以外，至今仍無人問津。或問：一至九

38 此乃既是合理解釋「數在所（所在）日」真意的前提條件，也是筆者緣何要先以《太素》、《東醫寶鑑》為例，探討破譯〈九宮八風〉篇關鍵環節的原因所在。反過來說，正是由於沒能將「太一日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這一注文剔除，所以纔會有眾多學者認同了「累積說」。

39 以太一在叶蟄宮為例，第四十六日屬於太一在叶蟄宮居住的一部分，但如果不注意第四十六日的存在的話，那麼，第四十六日就會變成太一在天留宮居住的第一日。那樣的話，從被占測對象到占測結果都會出現完全不同的情形。

40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上冊，卷下，頁 32。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日以後，或居於叶蟄宮以外其它各宮時的游宮順序，難道不可以如「太一日游章研究」所云「餘皆以此類推」嗎？理論上講，即便是在平面圖上，也是可以得到正確演示的，但由於在漢以後就已經沒有人了解太一下九宮，日游一宮的本質，如「太一日游章研究」以之為重要依據的唯一以平面圖的方式做過嘗試復原太一一年三百六十日具體演示的「太一所直之日」圖，也只能是錯誤多端。

「太一日游章研究」以為，太一日游九宮的「小週期」，亦可證之於閑邪聵叟所作「太一所直之日」圖。但由於「『中州招搖宮』（圖十六）未列圖示，徒附《靈樞・九針論》『身形應九野』章以為說，於此可證太一徙居八宮的『大週期』不入中宮『招搖之宮』，而日游九宮的『小週期』則進入中宮」。[41]首先，僅就兩者入不入中宮的意義而言，這要看如何理解兩者的關係，但該文對此沒有論及。詳審上引各圖幅，雖可認為是閑邪聵叟所理解的「小週期」，但該氏認同「累積說」。況且按著這樣來理解的話，「大、小週期」則屬同一個事物的不同層次的問題，一言其合（統計結果），一言其分（計算過程），不僅入不入中宮的意義已經不復存在，而且兩者的本質區別也已蕩然無存了。[42]其次，「太一所直之日」圖所展示的「小週期」的游宮順序比較特殊。以下以「春分倉門宮」圖試做驗證。從圖八可知，第一日不在與洛書一相配的叶蟄宮，而是在東方倉門宮，即本宮；第二日不在西南玄委宮二的位置，而是在東南陰洛宮四；第三日不在東方倉門宮三，而在中宮五的位置，第四日不在東南陰洛宮四，而在西北新洛宮六；第五日不在中宮五的位置，而在西方倉果宮七；第六日不在西北新洛宮六的位置，而在東北天留宮八；第七日不在西方倉果宮七的位置，而在南方上天宮九；第八日不在東北天留宮八，而在北方叶蟄宮一，第九日不在南方上天宮九，而在西南玄委宮二。可見並不像「太一日游章研究」所云「餘皆以此類推」。事實上，不僅春分倉門宮如此，而且除了「冬至叶蟄宮」圖、「中州招搖宮」圖以外的其它六宮亦如出一轍。這表明，作者除了冬至叶蟄宮以外，沒有做過核對、驗證。如此以偏概全的研究方法，使得論者提出的「餘皆以此類推」，露出了自相矛盾的破綻。

那麼，「冬至叶蟄宮」以外的七幅圖中的數字排列是否有內在規律呢？回答是肯定的，以上述所舉春分倉門宮（圖八）為例再略作說明。第一日在本宮（即倉門宮），與其它季節相同，原文所謂「始自八節得主之日（圖六）。」但第二日為何不配西南玄委宮的位置呢？理由是，倉門宮本屬洛書三（圖三左）」，

41 杜鋒、張顯成，〈西漢九宮式盤與《靈樞・九宮八風》太一日游章研究〉，頁 492。

42 孫基然，〈西漢汝陰侯墓所出太一九宮式盤相關問題的研究〉，《考古》第 6 期（2009 年 6 月），頁 82-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第一日配倉門宮三的話，以後的從第二至第九日，就不能再按洛書從一至九與方盤洛書一一對應。唯一尚可圓通的辦法就是將從二至九的數字依次順延配本宮倉門宮三之後的各宮，餘皆倣此。可見，這種錯誤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沒有正確理解太一巡視程序及每日巡視之後，必須要在當日返回本宮，於是就出現了不按固定洛書「從一處至九」之序進行游宮的現象。

補充兩點。其一，閑邪賸叟因不曉第四十六日的處理方法，故闕如；[43]其二，從圖七、八來看，其共通之處是，不僅數字「一」，而且「十」、「十九」、「二十八」和「三十七」皆僅在各自本宮。以「十」為例而言，其「復反於一」的「一」，乃指第十日又回到了本宮，此相當於第二個「小週期」的第一日。同理可推，「十九」、「二十八」和「三十七」，則又相當於在各自本宮的第三、四、五個「小週期」的第一日。即在閑邪賸叟來看，「首一終九」與「日徙一處至九日」是相互說明的關係，故在確認圖七、八的前提下，「日徙一處至九日，復反於一。」這段文獻，既不能如「太一日游章研究」作「日徙一處，至九日復反於一。」[44]更不能作「日徙一處至九，日復反於一。」來理解，餘皆倣此。那麼，在平面九宮圖中能否客觀準確再現太一游宮程序呢？有了上述的分析做鋪墊，解決這一問題應該是易如反掌了。

四、復原太一游宮軌跡平面圖表達式

先結合圖十七對太一在上天宮四十六日進行概述。①表示太一由陰洛宮抵達下榻地點上天宮的第一日。[一]表示太一抵至上天宮第一日時，又抽時間來到位於北方叶蟄宮洛書一巡視，也就是前引鄭玄所謂「從坎宮始。」「行從坎宮始。」；[一]之後的【九】表示太一到北方的叶蟄宮洛書一巡視之後，又返回上天宮九，並在此住宿。必須給予特別關注的是：上天宮的①，就是太一在此居住四十六日期間的根據地，即每日巡視活動的出發地點和返回地點，與「日復反於一」的「復反」，即「往返」的意義若合符契。[45]換言之，「日復反於一」

43 換言之，如果不持有太一每日巡視之後，必須要在當日返回本宮及不曉得中宮與第四十六日的關係的話，那麼，對第四十六日便只能是束手無策，從而不得不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

44 杜鋒、張顯成，〈西漢九宮式盤與《靈樞・九宮八風》太一日游章研究〉，頁 480。

45 《周易・雜卦》「復，反也。」《周易・復卦》王弼注「復者，反本之謂也。」分見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卷 9，頁 400；卷 3，頁 132。《老子》第四十章「反者，道之動」，即指「道」的回復運動。見許抗生，《帛書老子注譯與研究（增訂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引用資料庫

的「一」，只能是指每日巡視活動的出發地點，當然同時也是返回地點，也就是指太一所居住的宮殿，即本宮，這是一條適用於全年八節的最為重要的原則，否則太一在八節各宮各居住四十五或四十六日就無法保障。因此，古今學者多將「日復反於一」的「一」字，僅僅理解為是指與叶蟄宮相配的洛書一，是不能成立的。不僅如此，上天宮的①，同時還是「太一八節民生占」的時日，根據此日和風細雨之有無，預測該季節民生狀況的大致趨勢等，詳見本文六的部分。以下從②[二]【九】至⑨[九]【九】同上，九日為一個週期，五個週期合計四十五日。遇第四十六日時，相當於第五個「小週期」的第十日，與第五日做同樣處理，[46]即⑩+[五]+【九】，餘皆倣此。

不得不申述的是，無論是太一在何宮居住，其「從一處至九」的「小週期」游宮路線完全相同，即圖十七中各宮第二欄的（一）（二）……（九）這一洛書之序或所在位置不發生任何變更。因此「從一處至九」，其實就是「從一處至九（處）」的簡省，「一處」的「處」字，提示我們：這個「一」的位置是固定不變的，[47]與「日復反於一」的「一」之後無「處」字後綴，從而指因季而異的用意截然不同。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從一處至九」說的是太一每日巡視的固定程序，而「日復反於一」則說的是太一每日從本宮出發，然後每日巡視一宮之後，於當日再返回本宮。[48]至此「日復反於一」纔能獲得全面合理通釋，結合文脈文理校勘之重要於此可見一斑。至於「大週期」的表現方式則與方盤（圖十八）一樣，即在八方的位置分別書寫「四十五日」或「四十六日」（圖十七）。而平面圖中與「小週期」相關的占測方法，如以太一在上天宮第一、九、五日為例，此日氣候若有突變的話，根據占辭是，第一、九日百姓（百官）的命運分別為有「憂」、「顯」赫，而第五日屬於「太一在中宮之日有變，占在吏」，又由於此時的第五日，屬於太一在上天宮居住期間發生的事情，故占辭與上天宮同，即吏（黎）民的命運是有「顯」。[49]至於太一在四維宮每個「小週期」的第五日，則要根據在四維宮刻寫的占辭，給出結果。如在東北維的每個「小週期」的第五日，氣候若有突變的話，吏（黎）民的命運就是「當者病」，餘皆倣此。

1985），頁 13。

46 孫基然，〈西漢汝陰侯墓所出太一九宮式盤相關問題的研究〉，頁 82、85。

47 當然從二至九亦然。

48 從《淮南子・詮言》「一也者，萬物之本也。」來看，「一」有本義，與「一」乃數之本有關。見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 14，頁 1012。

49 對式盤「占在吏」的具體說明，見本文五、六節。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五、太一九宮式盤式法與占法補遺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不僅〈九宮八風〉承載著有早於式盤的信息，[50]而且按事物由簡到繁的發展進程來思考，猶如設計圖紙早於產品一樣，與太一九宮式盤平面示意圖相關的信息（如圖十七）也應該早於太一九宮式盤。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式盤畢竟是通過旋轉的圓盤來表達太一從一至九的游宮順序，即至少在形式上與太一九宮體系平面示意圖又有不同，故有必要討論式盤式法、占法及相關問題。儘管從平面圖向式盤轉化的背景或有多種解釋皆可圓通的可能，但筆者推測主要與以下兩方面的因素有關。一是平面圖這種方式不僅過於繚亂，而且缺乏占測的神秘性，即有需要改善的內在原因。二是當時諸如六壬式式盤等已經問世，於是，〈九宮八風〉作者便設計了一個能夠再現與平面圖占測結果相同的九宮式盤，即出現了可以改善並代替平面圖中那些不盡人意之處的技術環境。既然式盤是在平面圖基礎上構建，檢驗式盤設計是否合理的比較客觀的標準，就是能否再現平面圖中的占測程序，顯然，這一工作也是正確解讀相關問題的重要環節。

關於太一九宮式盤式法的復原研究，迄今除了「太一日游章研究」謬漏頗多以外，概有四說。[51]通過系統考察發現，諸說的分歧主要聚焦在太一下中宮時圓盤旋至何處不明，而筆者的意見不僅正是結合諸說在這一關鍵環節取得了實質性突破，而且又是唯一對圓盤刻度的設計過程、式盤占法提出看法，故以下為行文方便，以筆者的意見為主，進行概述，並略作修訂、補遺。

筆者曾於 2009 年提出以下幾點意見。其一，圓盤上刻寫的四字（圖一），應讀作：「吏，柖榣也」，「吏」是中宮五的替身，式法中第五日應將圓盤上的「吏」對準本宮，「廢」日時的操作與此同。其二，以太一在冬至之日居汁蟄宮四十六日為例，式盤式法第一步：自冬至之日（嚴格說在冬至的時刻）將上盤的「一」對準汁蟄宮。第二步：太一日游按從一至九之序，每日旋轉，「五」即按上盤刻有「吏」字的位置。第三步：五週而至第四十六日（即「廢」日，也就是「小週期」的第十日）時，再次將刻有「吏」字的位置調準至汁蟄宮。

50 孫基然，〈《靈樞》九宮八風名及相關問題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5 本第 1 分（2014 年 3 月），頁 33。

51 嚴敦傑，〈關於西漢初期的式盤和占盤〉，《考古》第 5 期（1978 年 9 月），頁 334-337；殷滌非，〈西漢汝陰侯墓出土的占盤和天文儀器〉，《考古》第 5 期（1978 年 9 月），頁 338-343；李學勤，〈《九宮八風》及九宮式盤〉，頁 235-243；孫基然，〈西漢汝陰侯墓所出太一九宮式盤相關問題的研究〉，頁 77-87；孫基然，〈西漢太一九宮式盤占法及相關問題〉，《考古》第 4 期（2014 年 4 月），頁 82-92。

臺灣大學出版期刊資料庫

如無第四十六日時，即省去第三步。第四步：十日（無四十六日時為九日）之後，重復第一步，次日將「一」移至天溜宮，以下準此。[52]筆者的貢獻在於，破譯了太一下中宮及「廢」日的處理方法，但最大缺憾是，將本指每日返回本宮的「日復反於一」，誤認為是，僅僅在第十日（無四十六日時為九日）之後，重復第一步。

筆者在 2014 年又提出以下幾點看法。其一，式盤的使用方法與占法，雖然有密切的關係，但兩者並不能等量齊觀。式盤的使用方法同上，它僅僅表明式盤的旋轉程序是按著圓盤上的洛書之序運行，其中「五」及「廢」日即按圓盤刻有「吏」字的位置而已。而式盤占法是指在式盤使用方法的前提下，根據不同的占測對象，給出相應的占驗結果。其二，在重新核對具體占法時發現了一些很有規律的奇特現象。如以「太一在冬至之日有變，占在君」為例演示的話，首先將圓盤的「一」對準汁蜚宮，此時圓盤的「君」正與方盤的冬至「一」相合。此日氣候若有突變，可斷其君運為「當者有憂」；可是次將圓盤上的「二」對準方盤上的「冬至」時，圓盤上的「君」卻與方盤上的「立夏」相合。從九宮八風洛書圖（圖三左）來看，「立夏」並不與洛書「二」，而是與「四」 對應。同樣將圓盤上的「三」對準方盤上的「冬至」時，圓盤上的「君」卻不與方盤上的「春分三」重疊，而與方盤上的「秋分七」相合。以下除了「五」以外，由「四」至「八」按圓盤洛書之序旋轉時被占者所停留的位置，皆如上所述與方盤洛書排列規則呈左右或上下互逆的形式。於是經過反复模擬驗證提出，應將圓盤正面朝下，這樣一來，上述那些所謂呈左右或上下互逆形式的奇特現象便全然消失了。必須說明的是，通過上述將圓盤正面朝下這一最為關鍵的復原方法，包括君、相、將、百姓（百官）及吏（黎民）所有占測對象在內，皆能準確再現平面圖中的占測程序，因此，這種復原是可信的。其三，在此基礎上，不僅提出了圓盤設計的過程，並對「百姓」與「吏」的關係，提出新的見解。《黃帝內經》中「百姓」一詞，很可能是指百官，而不是今之百姓。「吏」並非指「事務官」，而是除了具有社神后土「犁」的意義以外，[53]有可能與「黎」通，暗喻黎民。其占法，與「太一在中宮之日」同，並參照學者對帝庭研究成果，認為「君、相、將、百姓（百官」）與「吏」（黎民），可通過空間不同結構層次得到妥善處理。[54]這些結論即便是在今天來看，仍然可以成立。不過，

52 孫基然，〈西漢汝陰侯墓所出太一九宮式盤相關問題的研究〉，頁 77-87。

53 關於「吏」具有社神后土「犁」的意義的考證，見馮時，〈《周易》乾坤卦爻辭研究〉，《中國文化》第 2 期（2010 年 10 月），頁 80-83。

54 孫基然，〈西漢太一九宮式盤占法及相關問題〉，頁 82-92。此前盧央亦曾將九宮理解為是立體結構，見盧央，《易學與天文學》（北京：中國書店，2003），頁 107。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遺憾的是，所有這些研究都是以筆者認可的「累積說」為前提，於是便可以看到，筆者在相關研究中提出的太一日游一宮的「小週期」裡，絕無當日返回本宮這一最為關鍵的環節。好在式盤式法剛好能夠兼容這一步驟，對式盤式法及占法的具體操作沒有影響，考論見本節後文。

必須引起注意的有二。第一，平面圖是以太一出行巡視為前提，但將平面圖轉化成式盤以後，根據上述復原的式盤式法可知，平面圖中以外出巡視的形象出現的太一，卻變成了一位相當於是整日不出宮殿的太一了。如將圓盤上的二旋轉至汁蜜宮時，雖相當於太一到第二行政機構巡視，但實際上，也可以理解為是第二行政機構的工作人員來到汁蜜宮拜見太一。可以旋轉的圓盤洛書之序設定之後，在平面圖中所出現的諸如過於繚亂及缺乏占測的神秘性等問題就被簡單地化解了。又由於太一整日在汁蜜宮中不動，不僅可以滿足太一居汁蜜宮四十六日的「居」，更為巧妙的是，還可以兼表太一日游一宮之後的「日復反於一」，即可以省略平面圖中在當日返回本宮的程序。至於式盤占法，即在上述式盤式法的基礎上，根據圓盤上的被占測者停留在方盤的位置，直接讀取與該處方盤刻有占辭的銘文即可。其中第五日是將圓盤刻有「吏」字的位置調準至相應的季節。可見，占測黎民的命運是在八節中每個「小週期」的第五日，全年共有四十日，而占測君、百姓（百官）、相、將的命運，則分別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日以後的除去每個「小週期」的第五日以外的時間，也是四十日。[55]第二，圓盤與方盤雖都含有「洛書」的信息，但兩者的意義並不完全相同。方盤「洛書」是固定的，並與八方、九宮固定匹配，這是真正的「洛書」排序，而圓盤洛書是不停旋轉的，是在提示「太一在下榻地點接受各行政機構匯報工作」的順序的同時，也告訴了後人具體的占測對象及占測對象與圓盤洛書、方盤八節刻度、占辭的關係。因此，一方面要以動態的角度去思考圓盤的意義，另一方面還要以靜態的立場去辨析圓盤洛書與方盤洛書的關係及兩者所暗喻的弦外餘音。

六、「大、小週期」構建背景蠡測

以下將在前文已經論證的所謂混入正文的注文，即「太一日游，以冬至之日，居叶蜜之宮。」剔出，以簡略的形式概覽〈九宮八風〉布局謀篇思路，進而對「大、小週期」構建背景提出看法。第一，「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蜜

55 不得不再次強調的是，占測時日（四十日）與太一住宿時間（四十五或四十六日）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可混淆。見孫基然，〈西漢太一九宮式盤占法及相關問題〉，頁 84-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宮四十六日，……曰冬至矣。」章的要點是，以按八節之序在宮殿居住的表述形式，既為太一在移宮之日，實施占測活動打下伏筆，也提示不同季節太一居宮日期不同。第二，確認「大週期」太一在下榻宮殿居住有四十五日與四十六日的不同，即在「數所在日」的前提下，又以「從一處至九，日復反於一。」說明「小週期」的游宮特徵。此章要點是：前者居宮日期的確認是否正確，將影響後者游宮程序及占測結果。既要留意「數所在日」的「日」與「日復反於一」的「日」的意義不同，更要注意「從一處至九」的「一」與「日復反於一」的「一」所指迥異，[56]而「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就是強調要不斷重複「數所在日」和「從一處至九，日復反於一」這些程序。第三，具體說明太一一方面在八節首日移宮，並根據當日和風細雨之有無，預測該季節民生狀況的大致趨勢，即「太一八節民生占」。另一方面，在八節首日的前後兩日，同樣根據當日和風細雨之有無，預測該季節可能發生的旱澇情況，此可稱「太一八節旱澇占」。經文所謂「太一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則多雨，後之則多旱（汗）。」[57]第四，「太一八節旱澇占」之後，又對不同階層人群的具體占法給予解釋，此可稱「太一人群五宮占」，經文所謂「太一在冬至之日有變，占在君，……太一在夏至之日有變，占在百姓。」[58]五宮占是有條件的，即「變」，「變」是指「病風折樹木，揚砂石。」

56 換言之，「從一處至九（處）」，不僅是指太一日游一宮的程序，而且這個程序不受季節變化的影響，是有固定的游行路線。而「日復反於一」的「一」，由於是指太一在八宮居住期間每日外出巡視活動時的出發地點和返回地點，因此這個出發地點和返回地點是隨著季節的更替而變化的。儘管兩者有時是重疊的，如太一在叶蟄宮居住時的出發地點和返回地點就與太一第一日巡視的地點相同，不僅都是叶蟄宮，而且又恰好是洛書一的所在。但從第二日以後直至第九日，太一出發地點和返回地點雖然不變，仍然是叶蟄宮，但太一巡視的地點卻是叶蟄宮以外的八個宮殿。而當太一進入天留宮居住期間，其「從一處至九（處）」的程序（地點）雖與太一在叶蟄宮居住時完全相同，但太一每日外出巡視活動時的出發地點和返回地點，卻又由叶蟄宮移徙到了天留宮（參見圖十七）。以下做此，不贅。

57 經文作「汗」，據《太素》（圖九）改作「旱」。本段經文雖為一體，但「太一八節民生占」與「太一八節旱澇占」兩者，不僅占測時間、目的不同，而且後者的占測時間亦與篇首以按八節之序在宮殿居住的表述形式不合，故筆者將此段經文分作兩種占法處理。順便指出，由於本段經文的「風雨」，有「吉，歲美，民安，少病矣。」之神效，文中以「和風細雨」表述。

58 嚴格說來，只有此段文獻纔是「太一人群五宮占」的具體日程。但由於「太一人群五宮占」，是以太一日游一宮的具體行程，即所謂「小週期」的形式展開，因此，此段描述具體日程的文獻與說明具體行程的「小週期」，是兩物一體的關係，應該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引用索引庫

[59]第五，以下主要討論與醫學有關的占測方法。對與健康和疾病有關的風的種類加以解釋，即實風是指從與「本鄉（某個季節）」相匹配的固定方向（如夏季配南方）刮來的風，而虛風則相反，實風養人，虛風致病，經文所謂「因視風所從來而占之，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從其後衝來為虛風。」[60]第六，進一步強調了儘管太一日游「小週期」有九個點位，但占測人體健康與疾病，則只與八方之風有關，經文所謂「是故太一入（八）徙，立於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也。」[61]第七，八方風向一旦確定，虛、實風的認定便是水到渠成。不同的虛風，侵襲人體不同的部位，產生不同的病狀，此可稱「太一八虛風致病占」，經文所謂「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心，外在於脈，氣主熱。……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62]第八，最終以「兩實一虛」，特別是以「三虛」致病為例，提醒國民要以聖人避虛風為榜樣，刻意養生，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此可稱「太一養生防病原則」，經文所謂「三虛相搏，……兩實一虛……。」該作者將當時流行的諸如「太一八節民生占」、「太一八節旱澇占」、「太一人群五宮占」及與早期醫學理論形態有關的「太一八虛風致

合看。加之，學界對「大、小週期」作為一個相對的概念，已有共識，故本文為行文方便，做「大週期」暗喻「太一八節民生占」具體日程，將「小週期」視為是對「太一人群五宮占」的具體日程的補充說明。

59 馬王堆帛書《刑德甲篇》〈刑德占〉云：「凡占之道，必以戊戌之奇風，至於折木發室，勮（飄）礫石，必戰。」〈日月風雨雲氣占〉云：「夏三月有疾風折木發屋。」分見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頁 27、16。「病風折樹木，揚砂石。」與「疾風折木」、「奇風，……折木……勮（飄）礫石。」高度一致，故「病風」之「病」，即「疾」之訛。不僅張志聰集注本作「疾」，更重要的是，《太素》亦作「疾」（圖十），是。為敘述方便，文中據「折樹木，揚砂石。」之文義，將「疾風」以「暴風」表述。清・張志聰集注，方春陽、黃遠媛、李官火、姚蘭英點校，《黃帝內經靈樞集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卷 9，頁 448。以下凡引此書，為免繁冗，僅標清・張志聰集注，《黃帝內經靈樞集注》及頁碼。

60 關於古人對辨別風向的考論，見蕭良瓊，〈卜辭中的「立中」與商代的圭表測景〉，中國天文學史整理小組編，《科學史文集》第 10 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頁 33-34，37-38。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三種）》（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148。

61 此段文獻，或也有其它解釋，這裡從前引李學勤先生所謂「小週期」的意見來理解。另，「入」字，有本或作「八」（圖十九、二十）。

62 從下文「太一養生防病原則」來思考，實際情況可能是：占者隨時根據患者主訴症狀，反推其致病虛風種類，從而及時指導患者要避虛風就實風，而不會像「太一人群五宮占」那樣，將不同人群的患者亦分配不同的時間段，實施占測活動。

臺灣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病占」、「太一養生防病原則」融為一體，其操作規程之齊全，實屬罕見，這不僅對研究漢以前相關占法，而且對挖掘中醫理論早期形態形成過程，亦是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料。

筆者曾經指出：

> 「大週期」以一年為週期，與地球公轉，北斗呈圍繞天北極做週年旋轉，「小週期」雖以九日為週期，但太一神是「日游一宮」，與地球自轉，北斗呈圍繞天北極做週日旋轉這一天文觀測活動背景有關。[63]
>
> 四正宮體現了以龍星的週年視運動來確定季節的突出作用。四維宮在襯托龍星穿梭銀河的同時，又暗示了天氣的陰陽寒暑，即卦氣由初始至形成的過程。[64]

首先，儘管北斗與龍星兩種觀象授時方法，能合理解釋「大週期」的終年寒暑消長變化規律，但這只不過是藉用上述兩種觀象授時方法，來表達「太一八節民生占」的具體日程而已。換言之，「太一八節民生占」，纔是「大週期」構建的背景。前文已述，「太一八節民生占」是根據八節首日和風細雨之有無，預測該季節民生狀況的大致趨勢等，故嚴格來說，只有在八節首日結束之時，纔能完全掌握當日的天氣情況，纔能進行占測，此乃經文以太一夜間住宿（「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形式來表達的理由所在。另一方面，以太一按八節順序住宿，又剛好可以突顯「太一八節民生占」的時間就在八節首日，可謂一舉兩得。[65]其次，「小週期」按洛書之序，與地球自轉，北斗呈圍繞天北極做週日旋轉規律完全不能對應。系統考察可知，所謂「小週期」，除了〈九宮八風〉載有「從一處至九，日復反於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以外，最早始於鄭玄注，今人多以含山玉版週邊以鑽孔的形式，布列「四、五、九、五」這一組數字排列規則及太一九宮式盤作為實物加以認證。[66]詳審式盤、

63 孫基然，〈西漢汝陰侯墓所出太一九宮式盤相關問題的研究〉，頁 84。

64 孫基然，〈《靈樞》九宮八風名及相關問題研究〉，頁 35。

65 以此例彼，諸如「太一八節旱澇占」、「太一人群五宮占」等，亦應當在當日結束之時實施占測。不過，從實際占測情況來考慮，如同現今的天氣預報並不一定在當日結束之時通知一樣，也許會在兼顧當日天氣情況的前提下，選擇一個特定的比較方便的時間，如傍晚或就寢之前。

66 陳久金、張敬國，〈含山出土玉片圖形試考〉，《文物》第 4 期（1989 年 5 月），頁 14-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靈樞》九宮八風圖（圖三）、經文及鄭玄注四者可知：其一，鄭玄注內容構成的特點是，以後天八卦宮名加中宮五的形式，表達了太一「從一處至九（處）」，日游一宮，「每四乃還於中央」的洛書之序，[67]但必須注意的是，鄭玄注也沒有提及最為關鍵的「日復反於一」，或已失傳，或如在前文「五」中所述，以式盤為前提，可以兼括「日復反於一」這一步驟，也未可知。從諸如叶（汁）蟄宮等八宮名並沒有出現來看，或已失傳，或以八卦宮取而代之。其二，圓盤（圖一）中的被占測的人群及方盤（圖十八）中的居宮日數與〈九宮八風〉經文吻合。其三，圖三右不僅與鄭玄注內容的後天八卦加中宮吻合，而且比較圖三左、右可知：兩者以「八節」、「九宮」共通，其中，八節配八宮暗喻「大週期」，九宮則寓意「小週期」，與洛書呼應。根據上述對《靈樞・九宮八風》經文、式盤式法及占法的分析可知，「小週期」是藉用了當時流行的洛書之序，並與八方占詞對應，其本質就是為了「太一人群五宮占」具體日程而設的補充說明，與「曆法」無緣。[68]

概言之，對於時人說來，將實施各種占測活動作為太一工作的首要任務的理解，恐怕就是一種常識，但由於本篇以太一居宮日數起始，並始終以「大、小週期」游宮軌跡為主線敘述，而與占測活動有關的內容，又僅僅是出現在與游宮軌跡有關的字裡行間，加之，對太一游宮軌跡平面圖表達方式、式盤式法與占法的復原研究不夠完善、經文「數所在日」和「日復反於一」這些關鍵表述真意的斷裂失傳及沒有將混入正文的注文剔出，致使該篇真面目始終未得的解。

67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上冊，卷下，頁 32。

68 需要補充的是，從「太一八節民生占」太一在八節首日移宮，並於當日即將結束之時，根據此日和風細雨之有無，預測該季節民生狀況的大致趨勢等來看，不僅君、相、將、百姓（百官），而且黎民亦有占測的機會。儘管君、相、將、百姓（百官）優先，將占測時間鎖定在二分二至各四十日期間，但剩下的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四節卻很難找出與黎民相配的合適的理由。於是，該篇作者就想到了中宮。但必須提起注意的是，「太一下中宮」的「中宮」，僅僅是太一巡視的地點而已，並不具有時節的意義。另一方面，又出於均配，就從八節中各抽出五次移徙中宮的五日與之相配，這樣一來，五宮占中的被占測者各自就都有四十日了。另外，由於在四維各宮也有各四十日不占，但卻不是什麼「廢」日，故李學勤先生以《爾雅》：「廢，止也」為據提出的「是其日太一休息，既不移宮，也不游行」，見李學勤，〈《九宮八風》及九宮式盤〉，頁 239。這一看法，並不準確。「廢」日設立的目的就是為了調整八節等長，僅指不計日，但游宮依舊，與第五日做同樣處理，與鄭玄所云「每四乃還於中央」契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七、「大、小週期」諸說述評

鑑於不僅古今中外，對「大、小週期」的認識不一，而且直至今日仍是爭論不休，為了更好地看清這些如油入面的混雜局面，以下將在上文考察「大、小週期」構建背景的基礎上，再選擇古今具有代表性的意見進行述評。

（一）諸說主張缺憾試析

1. 同中有異的「累積說」

詳審「針灸避忌太一之圖序」（圖六）可知，在金人道士閑邪聵叟看來，太一居住八宮各四十五日就是指太一每日一宮，從一至九，五週累積剛好就是四十五日，這不僅在八幅圖中都有具體明確演示，而且在序文中也可看到相應的說明文字：「轍以短見，遂將逐節太一所直之日，編次成圖。其圖始自八節得主之日，從其宮至所在之處，首一終九，日徙一處至九日，復反於一，周而復始。如是次而行之，計每宮各得五日，九之則一節之日悉備。」（圖六）顯然，「計每宮各得五日，九之則一節之日悉備。」就是對「首一終九，日徙一處至九日，復反於一，周而復始。」的概括，當然，「首一終九，……周而復始。」也就是對「計每宮各得五日，九之則一節之日悉備。」的具體說明，閑邪聵叟的主張就是「累積說」。

關於馬蒔主張「累積說」，已如前述。盧良候亦認同「累積說」，文云：

> 叶蟄，坎宮也。本宮居四十六日，明日四十七日，徙居於天留之宮。……如居叶蟄之宮，即從叶蟄之一處，一日而至天留，二日而至倉門，三日而至陰洛，四日而至天宮，五日而至中宮，六日而至玄委，七日而至倉果，八日而至新洛，九日而復反於叶蟄之宮。[69]

必須注意的是，以上三說，雖皆屬「累積說」，但「太一日游」軌跡各異。即馬蒔是按洛書之序。閑邪聵叟所說的第一日是指本宮，從第二至第九日，是依次順延配本宮之後的各宮，餘皆倣此。而盧良候的太一日游的起止點、程序又與其他學者不同。即第一日的起點不是本宮，而是按八節之序以本宮之後的下一個宮殿為起點，其游宮程序也不是按著洛書之序，而是按八節之序，只是在第五日時，又不得不插入移徙中宮這一項而已。無獨有偶，現代學者盧央亦曾作過與盧良候氏類似的推測，但由於沒有插入移徙中宮這一項，與四十六日

69 張志聰引盧良候語，見清・張志聰集注，《黃帝內經靈樞集注》，卷 9，頁 447-4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無法彌合，其後又改弦易轍，贊同按洛書之序。[70]如前所述，「累積說」的致命缺陷是：太一日游從第二日至第九日沒有每日回到本宮，致使無法滿足太一必須在本宮居住四十五或四十六日這一絕對條件。

2. 顧此失彼的張介賓說

古今學者對張介賓（1563-1642）意見的誤解，可謂不勝枚舉。張介賓云：

> 太一始於坎，終於乾，乃八宮之日也。八盡而九，則復反於一而循環無已矣。然河圖宮九，而此居惟八，蓋中宮為太一所主，而臨禦乎八宮者也。[71]

在張氏看來，「乃八宮之日」就是指與「坎」、「離」等八卦宮相配的八個四十五或四十六日，而「此居惟八」，不僅與「八宮之日」完全一致，而且從「蓋中宮為太一所主，而臨禦乎八宮者也。」來分析，更能明確看出太一無下中宮之機。即「太一日游」不是一日移徙一宮，而是指太一按一定「日期、期間」移徙。「至九日復反於一」是指「八盡而九，則復反於一而循環無已矣」，即「至九日」乃指太一在第八個「日期、期間」（四十五日）之後，進入第九個「日期、期間」（四十六日），也就是又回到叶蟄宮重複居住四十六日的過程。[72]足見，張氏這個意見的驚人之處在於徹底否定了太一日游一宮，當然也就否定了太一下中宮這一環節。於是可以看到，張氏在面對一些與太一下中宮有關的文獻時，就顯得有些顧此失彼：

> 彼（註：指〈九宮八風〉篇）只言八宮而不及中宮，此節（註：指《靈樞經・九針論》「身形應九野」）乃言中宮太一所在之日，意者於八

70 盧央，《易學與天文學》，頁 101。這個意見是以「至九日復反於一」為前提，但實際上卻是「至十日復反於一」，顯屬前提有誤，自相矛盾。

71 明・張介賓著，孫國中、方向紅點校，《類經》（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中冊，卷 27，頁 1379。

72 現代《靈樞經》注釋本中，影響較大的《靈樞經校釋》接受了張氏的這個主張。文云：「這裡的『至九日』一語，『日』字不應該理解為一天，而應該理解為『數所在日』的四十多天這個階段，八宮游畢，至第九階段時，實際是下一輪的開始了」。見河北醫學院校釋，《靈樞經校釋（第 2 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頁 7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宮太一數中，凡值四季土王用事之日，即中宮太一之期也。[73]

張氏對自己的這個猜測，信心不足，於是又曰：「惟博者正之。」[74]類似觀點還有：

中宮屬土，旺在四維，吏有分任，其象應之，故占在吏。[75]
土為充氣，其位象君，故不主時，分旺四季，各十八日，以五分而分四季，每分各得七十二日，以成一歲之數。[76]

可是，第一，九宮八風並非「不及中宮」，只是張氏不明就里而已；〈九針論〉中雖「乃言中宮」，但卻是另有來頭，張氏同樣沒有看破。第二，土之所以既屬中宮，也「旺在四維」，乃因五行與五方剛好完配，但卻與八方（或十二方）不能完配，只好將屬中宮的土，分屬四維所致，這與考古所見式盤中的戊己二干，既配中央（圖二十一、二十二），亦配四維（圖五），是一個道理。第三，「分旺四季，各十八日」與「太一」在四維宮各居住「四十五或四十六日」相互重疊。第四，「以五分而分四季，每分各得七十二日，以成一歲之數」與九宮八風體系無法彌合。日人丹波元簡（1755-1810）說：

上文太一所移之日，但八宮而無居中央招搖之日，似可疑。然鄭玄云：「四季乃入中央」，則四季每十八日在中宮也。[77]

這不僅是沒有搞清「大、小週期」關係，而且又受到了張介賓的影響，把與「大、小週期」沒有關係的「四季乃入中央，則四季每十八日在中宮也。」導入的結果。

3. 未解本質區別的李學勤說

李學勤先生指出：

73 明・張介賓，《類經》，上冊，卷 9，頁 435。
74 同上註。
75 同上註，中冊，卷 27，頁 1379。
76 明・張介賓，〈類經圖翼〉，《類經》，下冊，卷 1，頁 1615。
77 丹波元簡，《靈樞識》（東京：東豐書店，1985），頁 1027。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 太一從冬至之日起居於叶蜚，但每日又有所游。按著九宮一至九的次序……第八日游於天留，至第九日又回到叶蜚。居其他宮時，以此類推。……「太一在冬至之日有變」……是指小週期，因為大週期是沒有中宮的。……「是故太一入徙，立於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也。」這又是就小週期而言，根據太一入徙於中宮之日，觀察風所自來，以定吉凶，與上述八風虛實邪正乃是另一回事。前人不了解太一行九宮有大、小週期之別，從而不能通讀篇文，例如對「太一日游」一段的「至九日」便無法解釋。[78]

李學勤先生的意見有三點值得商榷：其一，在沒有討論「大、小週期」由來的前提下，提出兩者的本質區別在於是否入中宮。但在筆者看來，是否入中宮只是在游宮順序上的一個證據而已，其本質區別乃在於構建背景及由此引來的兩者的游宮之順序、週期之長短、表達方式之異同等所致。其二，沒有看破「太一日游，以冬至之日，居叶蜚之宮」屬注文混入正文。其三，「至第九日」太一本應游至上天宮，但卻說「至第九日又回到叶蜚」，從而將游至上天宮這一環節漏掉。

（二）諸說形成背景考

或問：緣何古代學者除了張介賓認為只有「大週期」，沒有「小週期」以外，都認同「累積說」，而現代學者除了筆者以外，大多數則還是贊同李學勤先生的意見呢？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古今這種理解上的差異呢？理由是，古人在理解「太一日游」章時，幾乎都是以「太一日游」之後和「數所在日」之前的「以冬至之日，居叶蜚之宮」為前提，而「以冬至之日，居叶蜚之宮」，就是對本篇正文起始部分的「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蜚之宮四十六日」的注文，其後又混入正文。這樣一來，在人們還沒有意識到必須確認太一是否確實在本宮居住了四十五或四十六日的時候，除了將「太一日游」與「太一常以冬至之日」章兩者理解為是兩位一體的關係以外，沒有別的選擇。另一方面，張介賓雖然意識到了太一必須在本宮住滿四十五或四十六日這一絕對條件，但沒有領悟到「小週期」存在，於是他便提出了只有「大週期」的結論。兩相比較，張氏之見，略勝一籌，但功虧一簣，十分可惜。而現代學者沒有對上述古代學者意見的區別進行辨析，加之李學勤先生提出的太一入不入中宮這一點，又很容易讓人接受。事實上，太一入不入中宮這一點早就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只是李學勤先生將〈九宮八風〉又細分為六個層次，更容易讓人認同而已。遺憾

78 李學勤，〈《九宮八風》及九宮式盤〉，頁 236-2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是，李學勤先生說由於沒有深究其布局謀篇的思路，更没有追問「大、小週期」的構建背景，使其結論大有重新補充、修正的必要。劉保貞指出：「〈九宮八風〉篇所說的太一是按順時針方向依次游行完八宮的，沒有『每四乃還於中央』的說法，鄭玄的說法……是為了牽合九宮數而不惜讓太一跳著走」。[79]顧頡剛等說：「（太一）費了一年時間巡行了八宮，中央招搖宮未得休息」。[80]前者將自己沒能解決的、太一按洛書之序，日游一宮的問題推卸到了鄭玄的身上，後者又是補加了在「大週期」中原本不應該有的太一下中宮這一環節，有增字解經之嫌。本來「太一日游章研究」及閑邪聵叟分別推導出的「太一日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屬注文混入正文及「復反於一」的「一」，乃指本宮，已經觸及了破解這道難題的兩個重要環節。理由是，如果不將「太一日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這段內容作為注文剔出的話，那麼就會理所當然地將「數所在日」與此前的「太一日游」相聯繫，而不是指要注意確認太一居住各宮殿的日數是四十五日還是四十六日。閑邪聵叟的意見，則又提示了「復反於一」的「一」，是因時而異的本宮。

「太一日游章研究」在沒有考察「大、小週期」構建背景及兩者關係的前提下，主要以「針灸避忌太一之圖序」（圖六）、《五行大義》、《〈淮南・天文訓〉補注》及《太乙淘金歌》等相關文獻為據，從而認定兩者的本質區別在於太一是否移徙中宮。關於對「針灸避忌太一之圖序」中的若干誤解，已如前述。以《五行大義》所載「與天一、太一，行於九宮，一歲一移，九年復位」為據提出，「這裡是說太一大週期一歲一徙宮，歷八年而行八宮一週，其間不入徙中宮，至第九年方復原位」。[81]可是，原文作「行於九宮」，與「歷八年而行八宮一週」不合。按常理說，此時首先要確認原文。結果是在該引文之前恰恰有描述九神所在一段。即「天一在離宮，太一在坎宮，天符在中宮，攝提在坤宮，軒轅在震宮，招搖在巽宮，青龍在乾宮，咸池在兌宮，太陰在艮宮。」[82]不僅九神赫然在目，而且「天符」正在「中宮」，不容否定。這表明「太一日游章研究」或是沒有核對原文，或是核對不夠準確。[83]考其有關「大、小週期」

79 劉保貞，〈五行、九宮與八卦——胡渭《易圖明辨》「五行、九宮」說述評〉，《周易研究》第 2 期（2005 年 4 月），頁 50-51。此觀點就是張介賓說的翻版。

80 顧頡剛、楊向奎，〈三皇考〉，呂思勉、童書業編著，《古史辨》第 7 冊（香港：太平書局，1963），中編，頁 193。

81 杜鋒、張顯成，〈西漢九宮式盤與《靈樞・九宮八風》太一日游章研究〉，頁 488。

82 中村璋八，《五行大義》（東京：明德出版社，1990），頁 166。

83 況且，《五行大義》裡說的「一歲一移，九年復位。」「是一歲九神，移動一次也」（見顧頡剛、楊向奎，〈三皇考〉，頁 193），與〈九宮八風〉並不同科。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的主要根據實來自劉國忠說。

劉國忠認為：刑德大、小游的運動方式亦類似於太一行九宮的「大、小週期」，並推論刑德之術的運用應該是與式盤相結合。[84]首先，刑德屬一對相反的神名，與唯一的一位天神、主氣之神的太一不可同日而語。其次，刑德之術，是一對具有殺、生之類的陰陽屬性的概念，又常與年、月、日等相配。而太一游宮的「大週期」是為「太一八節民生占」而設，「小週期」則為「太一人群五宮占」而設。遺憾的是，由於這種構建背景及太一游宮軌跡平面設計圖、式盤式法、占法的斷裂失傳，具體詳情漸漸不為人知，後世之說蜂起，但這與早期的太一游宮軌跡是兩個問題。我們必須區分原始形態的太一游宮軌跡和原始形態太一游宮軌跡失傳以後又新出的學說，不能在證據不足的前提下，以後出的諸如前引「太一所直之日」圖（圖七、八）、《五行大義》中的說法來復原早期的原始形態。劉國忠所說刑德大、小游的運動方式亦類似於太一行九宮的「大、小週期」，並推論刑德之術的運用應該是與式盤相結合，僅是推測之詞，並無確證。劉國忠云：

> 刑德這種分成以年為單位的移動和以日為單位的移動，立即使我們聯想起太一行九宮的情形，太一行九宮，也是分為以年為單位的移動和以日為單位的移動。……太一運行的大週期需要在式盤中纔可以具體得到運用，因此我們也懷疑這種刑德理論同樣在式盤上使用，也就是說，式盤中的天盤可以用來確定刑德的大游，地盤則用來確定刑德的小游。[85]

首先，刑德法作為一個獨立的占卜系統沒有傳至後世，[86]作為參考固然可以，但卻不應該用尚無法確定的刑德法這一推測來證明太一游宮的「大、小週期」。其次，太一游宮「大週期」的移動並非以年為單位，而是以八節各四十五或四十六日為基礎。再其次，「式盤中的天盤可以用來確定刑德的大游，地盤則用來確定刑德的小游」，但卻缺少了具體的確定方法。況且，以之為根據的太一九宮盤的天盤，不僅不是用於確定「大週期」，而且地盤更不是用來確定「小週期」的，甚至沒有式盤，僅僅用平面圖同樣可以圓滿解釋「大、小週期」的

84 劉國忠，《唐宋時期命理文獻初探》（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9），頁 346。
85 同上註，頁 344、346。
86 卡林諾斯基（Marc Kalinowski），〈馬王堆帛書〈刑德〉試探〉，《華學》第 1 期（1995 年 12 月），頁 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係及日游一宮程序等問題（見圖十七）。進一步審核發現，劉國忠以之為根據的「大、小週期」，又是以李學勤先生說為底。[87]「太一日游章研究」在認同劉國忠說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如下證據：

> 考《淮南子・天文》述及刑德小游時云：「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八徙而歲終。」錢塘《〈淮南・天文訓〉補注》引《靈樞・九宮八風》篇首「太一常以冬至之日」章為訓，可知二者游行九宮確有諸多類似之處。[88]

然而，「二者游行九宮」說法有誤，因為兩者均僅僅游行八宮，未及中宮之事。上引《淮南子・天文》這段文獻並不是描述刑德小游，而是對「三合局」理論的說明和引申。文云：

> 木生于亥，壯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土生于午，壯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水生于申，壯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八徙而歲終。[89]

對於「八徙而歲終」的「八」，淮南學人用「以三應五」來圓通，對八節各「四十五日」用「五九四十五」來附會，其中「五」與「五勝」的「五」，「九」與「終九」的「九」相聯繫。至於淮南學人緣何要用「三合局」理論圓通，可供思考的理由是，當時運用五行相生思想將只有四局的「三合局」擴大為五局，並均配一年十二月。這樣一來，「三合局」理論與八節各四十五日理論就都在以年單位這個框架之內建立了天然的聯繫。又由於八節各四十五日，如同天神上帝的旨意一樣不容動搖，於是，淮南學人就將「三合局」中的「三」和「五」相加及「五」和「九」乘積的方式，來說明「八」和「四十五」這兩個神秘的數字。上引錢塘（1735-1790）《『淮南・天文訓』補注》的內容正是以〈九宮八風〉來說明這裡的八節各四十五日，與「太一日游章研究」所說的刑德小游

87 劉國忠，《唐宋時期命理文獻初探》，頁 344-346。

88 杜鋒、張顯成，〈西漢九宮式盤與《靈樞・九宮八風》太一日游章研究〉，頁 488。

89 何寧，《淮南子集釋》，卷 3，頁 269-270。目前看，「三合局」最初見於《睡虎地秦墓竹簡》和《天水放馬灘秦簡》，至《淮南子》纔補入土局，但卻與火局無異。詳考容另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無緣。「太一日游章研究」對「大週期」不入中宮的理由，亦提出看法。考其根據實來自何丙郁說。何丙郁考察太乙術數式盤的中心代表中央五土的位置是空白，並以明代張養鯤《太乙淘金歌》所載「夫太乙者，水位也。遇土即止，故避而不入中五也」，即以土克水理論為支撐。[90]而「太一日游章研究」在此基礎上，據太一九宮式盤中繞圓心處刻有「吏、招、搖、也」四字，提出「太一日游小週期是入中宮的」。[91]但何丙郁說，是以《南齊書·高帝本紀上》的〈史臣曰章〉及《太乙淘金歌》為前提，與西漢太一九宮式盤無關。「太一日游章研究」僅僅利用頗為晚近的《太乙淘金歌》為證，不僅說服力不強，而且作為最為重要的理由，即以土克水說來解釋，亦可商。筆者的疑問是：既然是同一位太一的話，都應該「屬水」，但為何「大週期」的太一畏懼屬土的中宮，而「小週期」的太一卻要鋌而走險呢？即便是有兩位太一，也必須證明「小週期」的太一的屬性。況且，太一在「大、小週期」中又是不斷往來穿梭於屬土的四維，這實在是於理難通。土克水理論雖然被廣泛應用於《太乙淘金歌》，但以此為據認為漢代的太一九宮「大週期」也如此，顯然缺乏證據。「大週期」不入中宮之理只能是：大週期為「太一八節民生占」而設，借終年寒暑八節變化規律，突顯太一於八節首日移徙，並實施占測，原本就與中宮毫無干繫。事實上，如果全程追蹤太一游宮軌跡，不儘是否入中宮，而且從日游一宮和每四十五或四十六日移徙一宮為切入口的話，更容易鑑別兩者的異同，而最難鑑別的則是：當兩者的同一位主人公太一在同一天同一個宮殿裡，實施占測活動之時，論詳結語部分。

總之，上述諸說，之所以得出了難以圓通之論，乃因僅僅拘於對太一游宮軌跡的追索，但卻疏於對「大、小週期」構建背景的考察，進而未能廓清兩者的本質區別所致（各家主張異同比較，見表一）。

表一：「大、小週期」諸說述評表

分類	代表人物	述評	
累積說	閑邪聵叟	「大週期」相同，但「小週期」游宮順序各異。	沒有考察兩者的構建背景，
	馬　蒔		
	盧良侯		
無「小週期」說	張介賓	只有「大週期」，沒有「小週期」。	

90 何丙郁（Ho Peng-yoke），〈太乙術數與《南齊書・高帝本紀上》史臣曰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7 本第 2 分（1996 年 6 月），頁 386-387。

91 杜鋒、張顯成，〈西漢九宮式盤與《靈樞・九宮八風》太一日游章研究〉，頁 488。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圖書資料庫

中宮有無區分說	**李學勤**	「大週期」不入中宮，「小週期」入中宮。	與經文無法彌合。
	杜鋒、張顯成	補無入中宮之理。	
對不同占測日程說明或補充說明說	**筆　者**	「大週期」是對「太一八節民生占」具體日程的說明，而「小週期」則是對「太一人群五宮占」具體日程而做的補充說明。兩種占法迥異。	

八、結語

本文據《太素》、《東醫寶鑑》這兩個可靠版本資料，結合學者對〈九宮八風〉篇經文、太一九宮式盤式法及占法等相關問題的解讀成果，初步認為：西漢太一九宮學術體系，以太一實施各種占測活動為主體展開，具體而言，則包括了「太一八節民生占」、「太一八節旱澇占」、「太一人群五宮占」及「太一八虛風致病占」。所謂「大、小週期」的提法，是李學勤先生根據太一游宮軌跡特點首先提出來的，[92]但令人不解的是，「大、小週期」的構建背景這一最為重要命題，卻始終未引起人們的注意。「大週期」的重點在「八」，古人或以「某日+居+某宮+四十五或四十六日」（〈九宮八風〉），或像式盤那樣，在八宮名附近書寫「四十五日」或「四十六日」（圖十八）的形式，其目的乃在於：用來說明「太一八節民生占」於八節首日實施。「小週期」的關鍵在「九」，按洛書之序，日游一宮。或像鄭玄注那樣，以八卦宮名加中宮「每四乃還於中央」的手法，或像〈九宮八風〉作者那樣，以洛書（圖三左）的形式，再附以「從一處至九（處），日（當日）復反於一（本宮），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的文字說明，其目的乃在於：為「太一人群五宮占」做補充說明。該占法將「君、相、將、百姓（百官）及吏（黎民）」五種特定階層的人群，分配不同的時間，並與八方占辭結合，實施占測活動。「太一八節民生占」在八節首日實施，「太一人群五宮占」全年雖共有二百日占測時間，但因冬至日，既要在叶蟄宮實施「太一八節民生占」，同時又是「小週期」太一第一日游宮之處及占測君運之時，故僅僅在冬至日與「太一八節民生占」重疊，可據占測條件、對象及結果加以區分。析言之，「太一八節民生占」僅據八節首日「和風細雨」之有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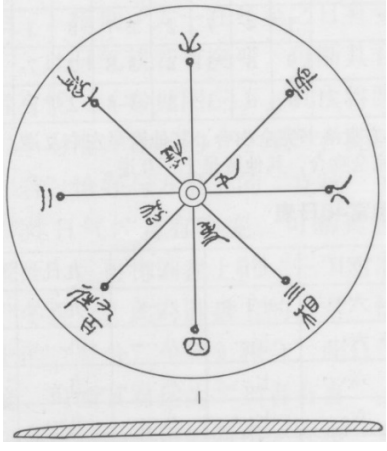
92 李學勤，〈《九宮八風》及九宮式盤〉，頁 235-2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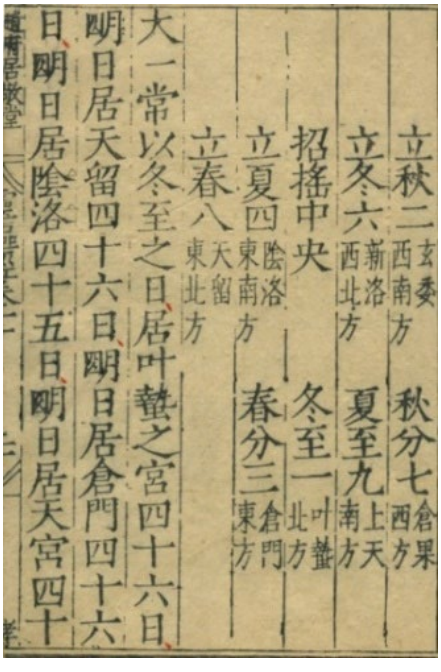
而「太一人群五宮占」是據當日「暴風」之有無。「太一八節民生占」的對象是面向全體國民，其結果是預測該季節民生狀況的大致趨勢，經文所謂「歲美，民安，少病矣。」而「太一人群五宮占」則是針對不同人群（「君、相、將、百姓、吏」），其結果共有八種情況（圖十八，方盤八方銘文）。如是觀，兩者的主人公雖是同一位太一，但其本質差異，燦然可見，諸如從「大、小週期」構建背景到週期之長短及游宮軌跡之異同、由來等向乏明說的困惑，皆渙然冰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目錄



圖一　西漢汝陰侯墓出土太一九宮圓盤墨線圖 [93]



圖二　趙府居敬堂藏版《靈樞》九宮八風原圖 [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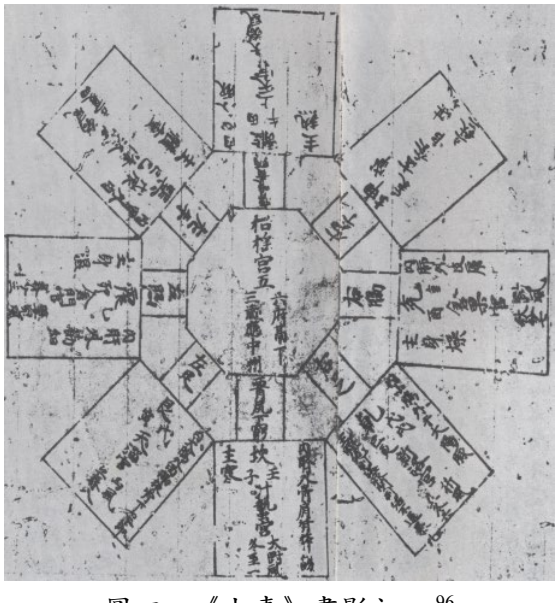
93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縣文化局，〈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文物》第 8 期（1978 年 8 月），頁 25。

94 宋・史崧校勘，《黃帝內經靈樞》（中國：中國中醫科學院藏，明嘉靖間趙府居敬堂 12 卷抄本），卷 11，頁 11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三　明代無名氏倣宋刊本《靈樞》書影之一[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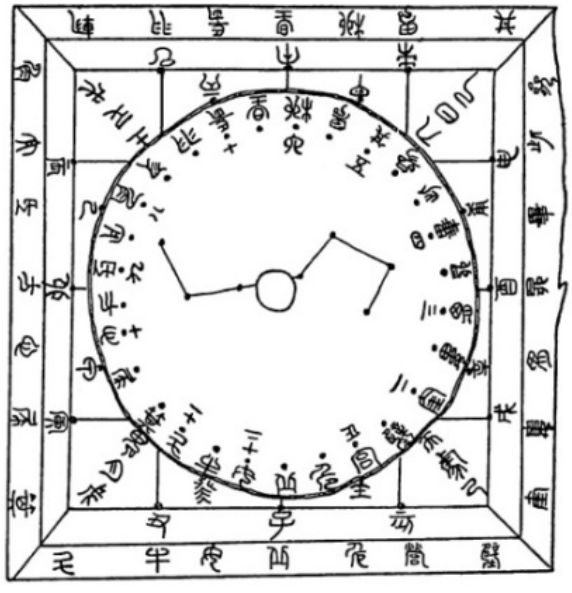


圖四　《太素》書影之一[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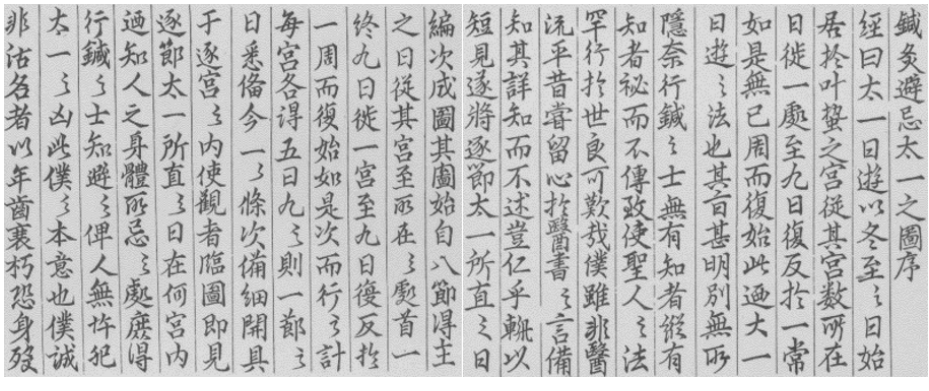
95 宋・史崧校勘，《黃帝內經靈樞》，《東洋医学善本叢書》第 26 冊（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2，影印日本国立公文書館内閣文庫明代無名氏倣宋刊本），卷 22，頁 369。

96 唐・楊上善撰著，《黃帝內經太素》，《東洋医学善本叢書》第 3 冊（大阪：東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五　西漢汝陰侯墓出土六壬式盤墨線圖 [97]



鍼灸避忌太一之圖序
经曰太一日遊以冬至之日始
居於叶蚩之宮從其宮數所在
日從一處至九日復反於一常
如是無已周而復始此通大一
日遊之法也其言甚明別無所
隱奈行鍼之士無有知者徒有
知者祕而不傳政使聖人之法
罕行於世良可歎哉僕雖非醫
流乎昔嘗留心於醫書之言備
知其詳知而不述豈仁乎輒以
短見逐將逐節太一所直之日
編次成圖其圖始自八節得主
之日從其宮至所在之處首一
終九日從一宮至九日復反於
一周而復始如是次而行之計
每宮各得五日九之則一節之
日悉備今一之條次備細開具
于逐宮之內使觀者臨圖即見
逐節太一所直之日在何宮內
通知人之身體所忌之處庶得
行鍼之士知避之俾人無怍犯
太一之凶此僕之本意也僕誠
非沽名者以年齒衰朽恐身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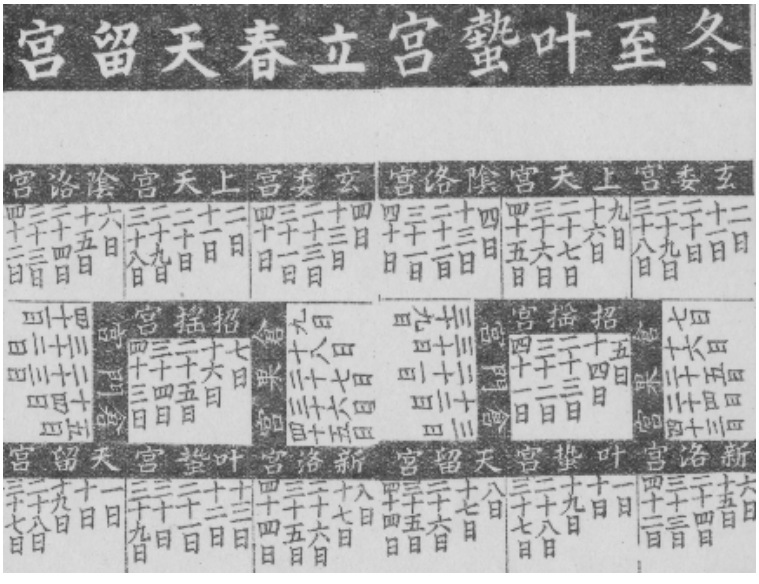
圖六　《新刊補注銅人腧穴針灸圖經》書影之一 [98]

医学研究会，1981，影印日本仁和寺藏版），卷 28，頁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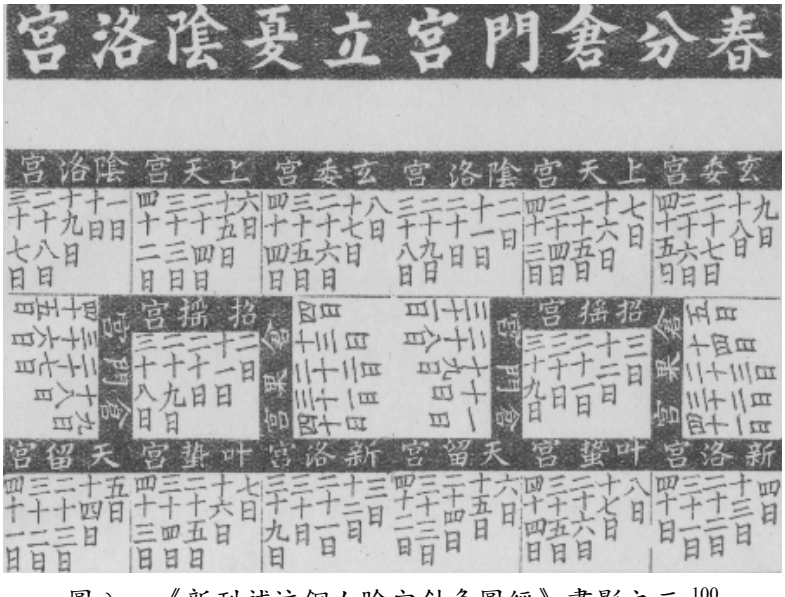
97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縣文化局，〈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頁 25。

98 宋・王惟一，《新刊補注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影印清宣統元年（1909）貴池劉氏刊本），卷 3，頁 30。

臺灣人文與社會期刊資料庫



圖七　《新刊補注銅人腧穴針灸圖經》書影之二[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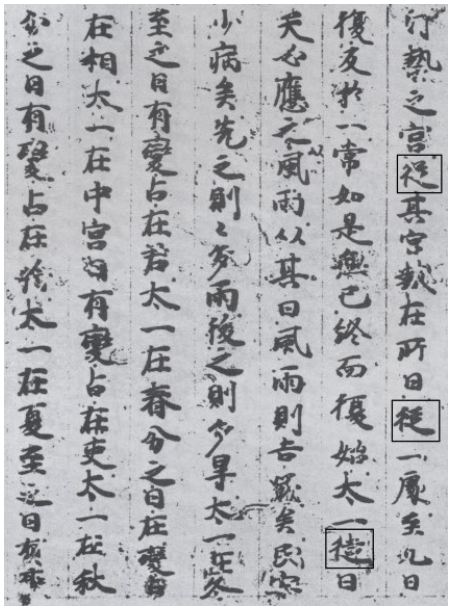


圖八　《新刊補注銅人腧穴針灸圖經》書影之三[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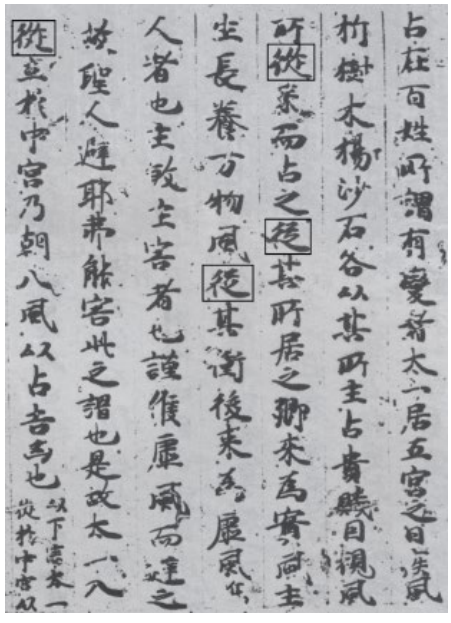
99 同上註，頁 32。

100 同上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九　《太素》書影之二[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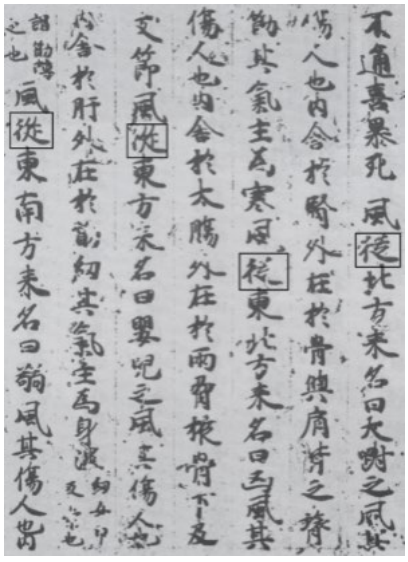


圖十　《太素》書影之三[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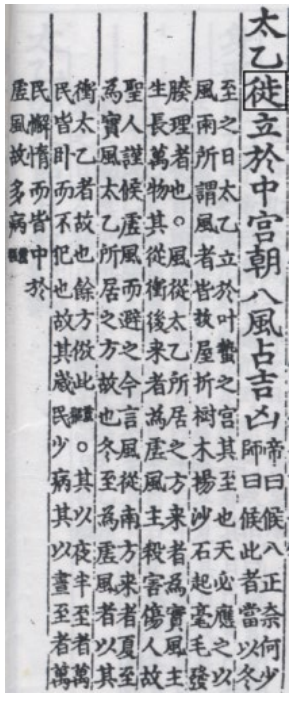
101 唐・楊上善撰著，《黃帝內經太素》，卷 28，頁 21。

102 同上註，頁 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十一　《太素》書影之四[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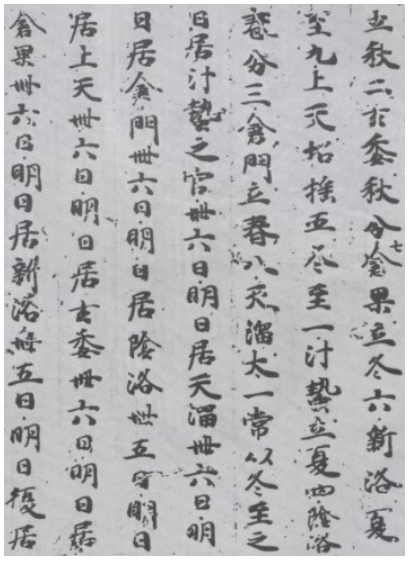


圖十二　《東醫寶鑑》書影之一[104]

103 同上註，頁 24。

104 許浚等編著，《東醫寶鑑》，頁 782 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十三　《太素》書影之五[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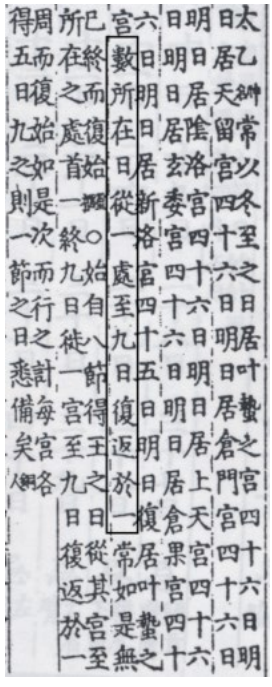


圖十四　明代無名氏倣宋刊本《靈樞》書影之二[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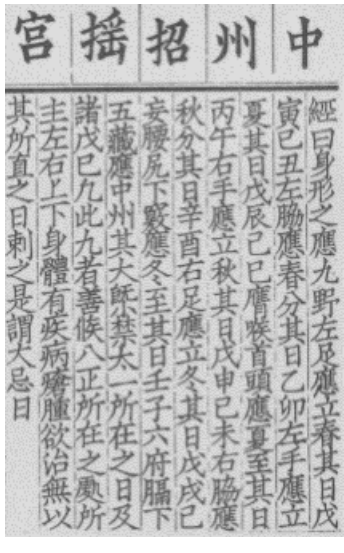
105 唐・楊上善撰著，《黃帝內經太素》，卷 28，頁 20。

106 宋・史崧校勘，《黃帝內經靈樞》，《東洋医学善本叢書》第 26 冊，卷 22，頁 371。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圖十五　《東醫寶鑑》書影之二[107]



圖十六　《新刊補注銅人腧穴針灸圖經》書影之四[108]

107 許浚等編著，《東醫寶鑑》，頁 783 下。

108 宋・王惟一，《新刊補注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卷 3，頁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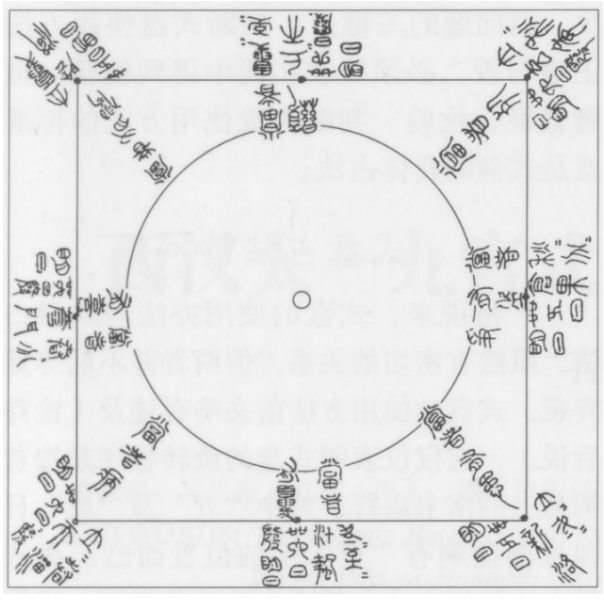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陰洛宮	上天宮	玄委宮
（四）	（九）	（二）
①[一]【四】； ②[二]【四】； ③[三]【四】； ④[四]【四】； ⑤[五]【四】； ⑥[六]【四】； ⑦[七]【四】； ⑧[八]【四】； ⑨[九]【四】 …… 當者有僇	①[一]【九】；②[二]【九】； ③[三]【九】； ④[四]【九】；⑤[五]【九】； ⑥[六]【九】； ⑦[七]【九】；⑧[八]【九】； ⑨[九]【九】； …… 第四十六日：⑩[五]【九】 除第五日占在吏（黎）以外，皆於当日結束之時，實施「太一人群五宮占」中的「占在百姓」（四十日），「當者顯」，餘皆倣此。	①[一]【二】；②[二]【二】； ③[三]【二】；④[四]【二】； ⑤[五]【二】；⑥[六]【二】； ⑦[七]【二】；⑧[八]【二】； ⑨[九]【二】 …… 第四十六日：⑩[五]【二】 當者死
四十五日	居上天宮四十六日，於首日結束之時，實施「太一八節民生占」，餘皆倣此。	四十六日
倉門宮 （三） 占在相 當者有喜 四十六日	招搖宮 （五） 占在吏（黎） 當者因季而異	倉果宮 （七） 占在將 當者有盜爭 四十六日
天留宮 （八） 當者病 四十六日	叶蟄宮 （一） 占在君 當者有憂 四十六日	新洛宮 （六） 當者有患 四十五日

圖十七　「太一八節民生占」、「太一人群五宮占」平面示意圖[109]

109 自繪。此圖由①九宮名稱、②洛書、③「太一人群五宮占」（八方占辭銘文，見圖十八）、④「太一八節民生占」構成。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圖十八　西漢汝陰侯墓出土太一九宮方盤墨線圖 [110]



圖十九　明・吳悌刊本《靈樞》書影 [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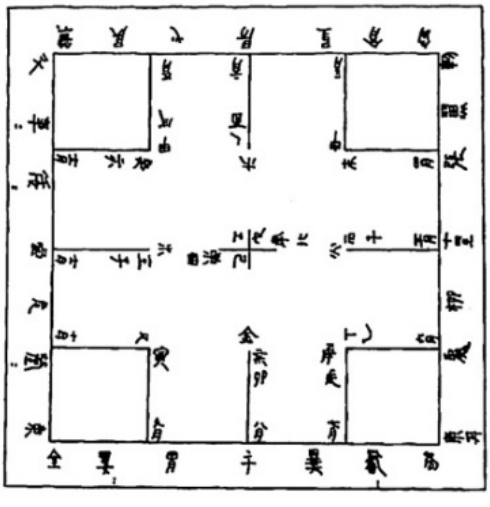
110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縣文化局，〈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頁 25。

111 宋・史崧校勘，《黃帝內經靈樞》，篠原孝市監修，《黃帝內經版本叢刊》第 10 冊（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3，影印明代吳悌刊本、吳勉學刊本），卷 11，

臺灣大學期刊資料庫


此之謂也是故太一八徙立於中宮乃朝八風以占

圖二十　明・吳勉學刊本《靈樞》書影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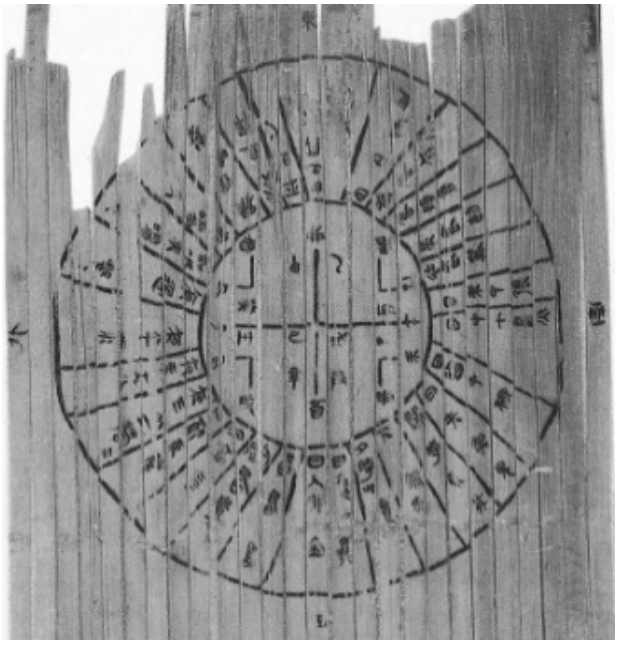
圖二十一　劉集聯營西漢占卜漆盤墨線圖 [113]

頁 13 上。

112 同上註，頁 15 上。

113 儀徵博物館，〈江蘇儀徵劉集聯營西漢墓出土占卜漆盤〉，《東南文化》第 6 期（2007 年 11 月），頁 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二十二　關沮秦簡二十八宿占原圖[114]

114 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01），簡 156-181 號，頁 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唐・楊上善撰著，《黃帝內經太素》，《東洋医学善本叢書》第 3 冊，大阪：東洋医学研究会，1981，影印日本仁和寺藏版。

唐・楊上善撰著，錢超塵、李雲校正，《黃帝內經太素新校正》，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

宋・王惟一，《新刊補注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影印清宣統元年（1909）貴池劉氏刊本。

宋・史崧校勘，《黃帝內經靈樞》，《東洋医学善本叢書》第 26 冊，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2，影印日本国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明代無名氏倣宋刊本。

———，《黃帝內經靈樞》，中國：中國中醫科學院藏，明嘉靖間趙府居敬堂 12 卷刻本。

———，《黃帝內經靈樞》，篠原孝市監修，《黃帝內經版本叢刊》第 10 冊，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3，影印明代吳悌刊本、吳勉學刊本。

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元・脫脫等，《宋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明・馬蒔著，孫國中、方向紅點校，《黃帝內經靈樞注證發微》，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

明・張介賓著，孫國中、方向紅點校，《類經》，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清・王念孫，《讀書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影印王氏家刻本。

清・張志聰集注，方春陽、黃遠媛、李官火、姚蘭英點校，《黃帝內經靈樞集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二、近人論著

中國考古網站，〈http://www.kaogu.cn/cn/〉，2019 年 2 月 23 日上網檢索。

卡林諾斯基（Marc Kalinowski），〈馬王堆帛書〈刑德〉試探〉，《華學》第 1 期， 1995 年 12 月，頁 82-1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縣文化局，〈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文物》第 8 期，1978 年 8 月，頁 12-31、98-99。

杜鋒、張顯成，〈西漢九宮式盤與《靈樞・九宮八風》太一日游章研究〉，《考古學報》第 4 期，2017 年 10 月，頁 479-494。

李學勤，〈《九宮八風》及九宮式盤〉，《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何丙郁（Ho Peng-yoke），〈太乙術數與《南齊書・高帝本紀上》史臣曰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7 本第 2 分，1996 年 6 月，頁 383-413。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

金禮蒙等編，盛增秀、陳勇毅、王英重校，《醫方類聚》，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1。

河北醫學院校釋，《靈樞經校釋（第 2 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

馬繼興，〈《九卷》（《針経》《霊枢》）の傳本系統〉，坂出祥伸等著，《解題・研究》，《東洋医学善本叢書》第 29 冊，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6，頁 127-136。

孫基然，〈西漢汝陰侯墓所出太一九宮式盤相關問題的研究〉，《考古》第 6 期，2009 年 6 月，頁 77-87。

———，〈「太一」與「招搖」關係考〉，《中華醫史雜誌》第 40 卷第 2 期，2010 年 3 月，頁 77-79。

———，〈從《黃帝內經太素》九宮八風圖看人體外週劃分思想的形成〉，《中華醫史雜誌》第 41 卷第 6 期，2011 年 11 月，頁 323-327。

———，〈《靈樞》九宮八風名及相關問題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5 本第 1 分，2014 年 3 月，頁 1-60。

———，〈西漢太一九宮式盤占法及相關問題〉，《考古》第 4 期，2014 年 4 月，頁 82-92。

殷滌非，〈西漢汝陰侯墓出土的占盤和天文儀器〉，《考古》第 5 期，1978 年 9 月，頁 338-343。

張維波、高也陶、李宏彥，〈《黃帝內經》成書年代解析〉，《中華醫史雜誌》第 47 卷第 3 期，2017 年 5 月，頁 173-177。

陳久金、張敬國，〈含山出土玉片圖形試考〉，《文物》第 4 期，1989 年 5 月，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頁 14-17。

陳夢家，〈漢簡年曆表敘〉，《考古學報》第 2 期，1965 年 12 月，頁 103-149。

許抗生，《帛書老子注譯與研究（增訂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許浚等編著，《東醫寶鑑》，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2，影印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內醫院刊本。

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01。

馮時，〈《周易》乾坤卦爻辭研究〉，《中國文化》第 2 期，2010 年 10 月，頁 65-93。

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

劉保貞，〈五行、九宮與八卦——胡渭《易圖明辨》「五行、九宮」說述評〉，《周易研究》第 2 期，2005 年 4 月，頁 46-51。

劉國忠，《唐宋時期命理文獻初探》，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9。

儀徵博物館，〈江蘇儀徵劉集聯營西漢墓出土占卜漆盤〉，《東南文化》第 6 期，2007 年 11 月，頁 19-22、97。

錢超塵，《黃帝內經太素研究》，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

錢寶琮校點，《周髀算經》，《算經十書》，北京：中華書局，1963。

盧央，《易學與天文學》，北京：中國書店，2003。

蕭良瓊，〈卜辭中的「立中」與商代的圭表測景〉，中國天文學史整理小組編，《科學史文集》第 10 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頁 27-44。

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三種》，北京：中華書局，2006。

嚴敦傑，〈關於西漢初期的式盤和占盤〉，《考古》第 5 期，1978 年 9 月，頁 334-337。

顧頡剛、楊向奎，〈三皇考〉，呂思勉、童書業編著，《古史辨》第 7 冊，香港：太平書局，1963。

三木榮編，《朝鮮醫學研究圖書》，大阪：大阪府立圖書館，1963。

丹波元簡，《靈樞識》，東京：東豐書店，1985。

中村璋八，《五行大義》，東京：明德出版社，1990。

石原明，〈内経の真本、国宝《黄帝内経太素》に関する書誌学的考察〉，《漢方の臨床》特集号，1956 年 10 月，頁 24-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篠原孝市，〈《黃帝內経太素》解題〉，小曽戸洋、篠原孝市、丸山敏秋編，《解題・研究・索引》，《東洋医学善本叢書》第 8 冊，大阪：東洋医学研究会，1981，頁 9-60。

澀江全善、森立之撰，《経籍訪古志》，日本：岡山大學圖書館藏，光緒十一年（1885） 6 卷補遺 1 卷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